



後漢書卷第五十四

馬援列傳十四

馬援字文淵扶風茂陵人也其先趙奢爲趙將號曰
馬服君子孫因爲氏武帝時以吏二千石自邯鄲徙
焉曾祖父通以功封重合侯坐兄何羅反被誅故援
再世不顯援三兄況余員竝有才能王莽時皆爲二
千石援年十二而孤少有大志諸兄奇之嘗受齊詩
意不能守章句乃辭況欲就邊郡田牧況曰汝大才
當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朴且從所好會況卒援行服
朞年不離墓所敬事寡嫂不冠不入廬後爲郡督郵

送囚至司命府囚有重罪援哀而縱之遂亡命北地
遇赦因留牧畜賓客多歸附者遂役屬數百家轉游
隴漢間嘗謂賓客曰丈夫爲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
因處田牧至有牛馬羊數千頭穀數萬斛旣而歎曰
凡殖貨財產貴其能施賑也否則守錢虜耳乃盡散
以班昆弟故舊身衣羊裘皮絝王莽末四方兵起莽
從弟衛將軍林廣招雄俊乃辟援及同縣原涉爲掾
薦之於莽莽以涉爲鎮戎大尹援爲新城大尹及莽
敗援兄員時爲增山連率與援俱去郡復避地涼州
世祖卽位員先詣洛陽帝遣員復郡卒於官援因留

西州隗囂甚敬重之以援爲綏德將軍與決籌策是
時公孫述稱帝於蜀囂使援往觀之援素與述同里
閨相善以爲旣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而述盛陳陛衛
以延援入交拜禮畢使出就館更爲援制都布單衣
交讓冠會百官於宗廟中立舊交之位述鸞旗旄騎
警蹕就車磬折而入禮饗官屬甚盛欲授援以封侯
大將軍位賓客皆樂留援曉之曰天下雌雄未定公
孫不吐哺走迎國士與圖成敗反修飾邊幅如偶人
形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因辭歸謂囂曰子陽井
底蛙耳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建武四年冬囂

使援奉書洛陽援至引見於宣德殿世祖迎笑謂援曰卿遨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慙援頓首辭謝因曰當今之世非獨君擇臣也臣亦擇君矣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陞戟而後進臣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帝甚壯之援從南幸黎丘轉至東海及還以爲待詔使太中大夫來歙持節送援西歸隴右隗囂與援共臥起問以東方流言及京師得失援說囂曰前到

朝廷上引見數十每接讌語自夕至旦才明勇略非人敵也且開心見誠無所隱伏闊達多大節略與高帝同經學博覽政事文辯前世無比囂曰卿謂何如高帝援曰不如也高帝無可無不可今上好吏事動如節度又不喜飲酒囂意不懌曰如卿言反復勝耶然雅信援故遂遣長子恂入質援因將家屬隨恂歸洛陽居數月而無它職任援以三輔地曠土沃而所將賓客猥多乃上書求屯田上林苑中帝許之會隗囂用王元計意更狐疑援數以書記責譬於囂囂怨援背已得書增怒其後遂發兵拒漢援乃上疏曰臣

援自念歸身聖朝奉事陛下本無公輔一言之薦左右爲容之助臣不自陳陛下何因聞之夫居前不能令人輕居後不能令人軒與人怨不能爲人患臣所恥也故敢觸冒罪忌昧死陳誠臣與隗囂本實交友初囂遣臣東謂臣曰本欲爲漢願足下往觀之於汝意可卽專心矣及臣還反報以赤心實欲導之於善非敢譎以非義而囂自挾姦心盜憎主人怨毒之情遂歸於臣臣欲不言則無以上聞願聽詣行在所極陳滅囂之術得空匈腹申愚策退就隴畝死無所恨帝乃召援計事援具言謀畫因使援將突騎五千往

來游說囂將高峻任禹之屬下及羌豪爲陳禍福以離囂支黨援又爲書與囂將楊廣使曉勸於囂曰春卿無恙前別冀南寂無音驛援間還長安因留上林竊見四海已定兆民同情而季孟閉拒背畔爲天下表的常懼海內切齒思相屠裂故遺書戀戀以致惻隱之計乃聞季孟歸罪於援而納王游翁諂邪之說自謂函谷以西舉足可定以今而觀竟何如邪援間至河內過存伯春見其奴吉從西方還說伯春小弟仲舒望見吉欲問伯春無它否竟不能言曉夕號泣婉轉塵中又說其家悲愁之狀不可言也夫怨讎可

刺不可毀援聞之不自知泣下也援素知季孟孝愛曾閔不過夫孝於其親豈不慈於其子可有子抱三木而跳梁妄作自同分羹之事乎季孟平生自言所以擁兵衆者欲以保全父母之國而完墳墓也又言苟厚士大夫而已而今所欲全者將破亡之所欲完者將毀傷之所欲厚者將反薄之季孟嘗折愧子陽而不受其爵今更共陸陸欲往附之將難爲顏乎若復責以重質當安從得子主給是哉往時子陽獨欲以王相待而春卿拒之今者歸老更欲低頭與小兒曹共槽櫪而食併肩側身於怨家之朝乎男兒溺死

何傷而拘游哉今國家待春卿意深宜使牛孺卿與諸耆老大人共說季孟若計畫不從真可引領去矣前披輿地圖見天下郡國百有六所柰何欲以區區二邦以當諸夏百有四乎春卿事季孟外有君臣之義內有朋友之道言君臣邪固當諫爭語朋友邪應有切磋豈有知其無成而但萎媮咋舌义手從族乎及今成計殊尚善也過是欲少味矣且來君叔天下信士朝廷重之其意依依常獨爲西州言援商朝廷尤欲立信於此必不負約援不得久留願急賜報廣竟不答八年帝自西征囂至漆諸將多以王師之重

不宜遠入險阻計允豫未決會召援夜至帝大喜引入具以羣議質之援因說隗囂將帥有土崩之勢兵進有必破之狀又於帝前聚米爲山谷指畫形勢開示衆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曲折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明日遂進軍至第一囂衆大潰九年拜援爲太中大夫副來歙監諸將平涼州自王莽末西羌寇邊遂入居塞內金城屬縣多爲虜有來歙奏言隴西侵殘非馬援莫能定十一年夏璽書拜援隴西太守援乃發步騎三千人擊破先零羌於臨洮斬首數百級獲馬牛羊萬餘頭守塞諸羌八千餘人詣援

降諸種有數萬屯聚寇鈔拒浩豐隘援與揚武將軍馬成擊之羌因將其妻子輜重移阻於允吾谷援乃潛行間道掩赴其營羌大驚潰復遠徙唐翼谷中援復追討之羌引精兵聚北山上援陳軍向山而分遣數百騎繞襲其後乘夜放火擊鼓叫譟虜遂大潰凡斬首千餘級援以兵少不得窮追收其穀糧畜產而還援中矢貫脛帝以璽書勞之賜牛羊數千頭援盡班諸賓客是時朝臣以金城破羌之西塗遠多寇議欲棄之援上言破羌以西城多完牢易可依固其田土肥壤灌溉流通如今羌在湟中則爲害不休不可

棄也帝然之於是詔武威太守令悉還金城客民歸者三千餘口使各反舊邑援奏爲置長吏繕城郭起塢候開導水田勸以耕牧郡中樂業又遣羌豪楊封譬說塞外羌皆來和親又武都氏人背公孫述來降者援皆上復其侯王君長賜印綬帝悉從之乃罷馬成軍十三年武都參狼羌與塞外諸種爲寇殺長吏援將四千餘人擊之至氐道縣羌在山上援軍據便地奪其水草不與戰羌遂窮困豪帥數十萬戶亡出塞諸種萬餘人悉降於是隴右清靜援務開恩信寬以待下任吏以職但總大體而已賓客故人日滿其

門諸曹時白外事援輒曰此丞掾之任何足相煩頗哀老子使得遨遊若大姓侵小民黠羌欲旅距此乃太守事耳傍縣嘗有報仇者吏民驚言羌反百姓奔入城郭狄道長詣門請閉城發兵援時與賓客飲大笑曰燒虜何敢復犯我曉狄道長歸守寺舍良怖急者可牀下伏後稍定郡中服之視事六年徵入爲虎賁中郎將初援在隴西上書言宜如舊鑄五銖錢事下三府三府奏以爲未可許事遂寢及援還從公府求得前奏難十餘條乃隨牒解釋更具表言帝從之天下賴其便援自還京師數被進見爲人明須髮眉

目如畫閑於進對尤善述前世行事每言及三輔長者下至閭里少年皆可觀聽自皇太子諸王侍聞者莫不屬耳忘倦又善兵策帝常言伏波論兵與我意合每有所謀未嘗不用初卷人維汜妖言稱神有弟子數百人坐伏誅後其弟子李廣等宣言汜神化不死以誑惑百姓十七年遂共聚會徒黨攻沒皖城殺皖侯劉閔自稱南嶽太師遣謁者張宗將兵數千人討之復爲廣所敗於是使援發諸郡兵合萬餘人擊破廣等斬之又交阯女子徵側及女弟徵貳反攻沒其郡九真日南合浦蠻夷皆應之寇略嶺外六十餘

城側自立爲王於是璽書拜援伏波將軍以扶樂侯劉隆爲副督樓船將軍段志等南擊交阯軍至合浦而志病卒詔援并將其兵遂緣海而進隨山刊道千餘里十八年春軍至浪泊上與賊戰破之斬首數千級降者萬餘人援追徵側等至禁谿數敗之賊遂散走明年正月斬徵側徵貳傳首洛陽封援爲新息侯食邑三千戶援乃擊牛醞酒勞饗軍士從容謂官屬曰吾從弟少游常哀吾慷慨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爲郡掾吏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致求盈餘但自苦耳當吾在浪

泊西里間虜未滅之時下潦上霧毒氣熏蒸仰視飛
鳶跼跼墮水中臥念少游平生時語何可得也今賴
士大夫之力被蒙大恩猥先諸君紆佩金紫且喜且
慙吏士皆伏稱萬歲援將樓船大小二千餘艘戰士
二萬餘人擊九真賊徵側餘黨都羊等自無功至居
風斬獲五千餘人嶠南悉平援奏言西于縣戶有三
萬二千遠界去庭千餘里請分爲封溪望海二縣許
之援所過輒爲郡縣治城郭穿渠灌溉以利其民條
奏越律與漢律駁者十餘事與越人申明舊制以約
束之自後駱越奉行馬將軍故事二十年秋振旅還

京師軍吏經瘴疫死者十四五賜援兵車一乘朝見
位次九卿援好騎善別名馬於交趾得駱越銅鼓乃
鑄爲馬式還上之因表曰夫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
馬馬者甲兵之本國之大用安寧則以別尊卑之序
有變則以濟遠近之難昔有騏驥一日千里伯樂見
之昭然不惑近世有西河子輿亦明相法子輿傳西
河儀長孺長孺傳茂陵丁君都君都傳成紀楊子阿
臣援嘗師事子阿受相馬骨法考之於行事輒有驗
效臣愚以爲傳聞不如親見視景不如察形今欲形
之於生馬則骨法難備具又不可傳之於後孝武皇

帝時善相馬者東門京鑄作銅馬法獻之有詔立馬於魯班門外則更名魯班門曰金馬門臣謹依儀氏韉中帛氏口齒謝氏脣鬚丁氏身中備此數家骨相以爲法馬高三尺五寸圍四尺四寸有詔置於宣德殿下以爲名馬式焉初援軍還將至故人多迎勞之平陵人孟異名有計謀於坐賀援援謂之曰吾望子有善言反同衆人邪昔伏波將軍路博德開置七郡裁封數百戶今我微勞猥饗大縣功薄賞厚何以能長久乎先生奚用相濟異曰愚不及援曰方今匈奴烏桓尚擾北邊欲自請擊之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

馬革裹屍還葬耳何能臥牀上在兒女子手中邪異曰諒爲烈士當如此矣還月餘會匈奴烏桓寇扶風援以三輔侵擾園陵危逼因請行許之自九月至京師十二月復出屯襄國詔百官祖道援謂黃門郎梁松竇固曰凡人爲貴當使可賤如卿等欲不可復賤居高堅自持勉思鄙言松後果以貴滿致災固亦幾不免明年秋援乃將三千騎出高柳行鴈門代郡上谷障塞烏桓候者見漢軍至虜遂散去援無所得而還援嘗有疾梁松來候之獨拜牀下援不答松去後諸子問曰梁伯孫帝壻貴重朝廷公卿已下莫不憚

後漢書 傳 卷五十四
之大人柰何獨不爲禮援曰我乃松父友也雖貴何得失其序乎松由是恨之二十四年武威將軍劉尚擊武陵五溪蠻夷深入軍沒援因復請行時年六十二帝愍其老未許之援自請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眄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也遂遣援率中郎將馬武耿舒劉匡孫永等將十二郡募士及弛刑四萬餘人征五溪援夜與送者訣謂友人謁者杜愔曰吾受厚恩年迫餘日索常恐不得死國事今獲所願甘心瞑目但畏長者家兒或在左右或與從事殊難得調介介獨惡是耳明年春軍至

臨鄉遇賊攻縣援迎擊破之斬獲二千餘人皆散走入竹林中初軍次下雋有兩道可入從壺頭則路近而水險從克則塗夷而運遠帝初以爲疑及軍至耿舒欲從克道援以爲弃日費糧不如進壺頭搃其咽喉克賊自破以事上之帝從援策三月進營壺頭賊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會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遂困乃穿岸爲室以避炎氣賊每升險鼓譟援輒曳足以觀之左右哀其壯意莫不爲之流涕耿舒與兄好時侯弇書曰前舒上書當先擊克糧雖難運而兵馬得用軍人數萬爭欲先奮今壺頭竟不得進

大衆怫鬱行死誠可痛惜前到臨鄉賊無故自致若
夜擊之即可殄滅伏波類西域賈胡到一處輒止以
是失利今果疾疫皆如舒言弇得書奏之帝乃使虎
賁中郎將梁松乘驛責問援因代監軍會援病卒松
宿懷不平遂因事陷之帝大怒追收援新息侯印綬
初兄子嚴敦竝喜譏議而通輕俠客援前在交阯還
書誡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
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論議人長短妄是非正法此
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汝曹知吾
惡之甚矣所以復言者施衿結禱申父母之戒欲使

汝曹不忘之耳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
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
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
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
爲謹勅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效季良不
得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訖
今季良尚未可知郡將下車輒切齒州郡以爲言吾
常爲寒心是以不願子孫效也季良名保京兆人時
爲越騎司馬保仇人上書訟保爲行浮薄亂羣惑衆
伏波將軍萬里還書以誡兄子而梁松實固以之交

結將扇其輕僞敗亂諸夏書奏帝召責松固以訟書及援誠書示之松固叩頭流血而得不罪詔免保官伯高名述亦京兆人爲山都長由此擢拜零陵太守初援在交阯常餌薏苡實用能輕身省慾以勝瘴氣南方薏苡實大援欲以爲種軍還載之一車時人以爲南土珍怪權貴皆望之援時方有寵故莫以聞及卒後有上書譖之者以爲前所載還皆明珠文犀馬武與於陵侯侯昱等皆以章言其狀帝益怒援妻孥惶懼不敢以喪還舊塋裁買城西數畝地槨葬而已賓客故人莫敢弔會嚴與援妻子草索相連詣闕請

罪帝乃出松書以示之方知所坐上書訴冤前後六上辭甚哀切然後得葬又前雲陽令同郡朱勃詣闕上書曰臣聞王德聖政不忘人之功採其一美不求備於衆故高祖赦蒯通而以王禮葬田橫大臣曠然咸不自疑夫大將在外讒言在內微過輒記大功不計誠爲國之所慎也故章邯畏口而奔楚燕將據聊而不下豈其甘心末規哉悼巧言之傷類也竊見故伏波將軍新息侯馬援拔自西州欽慕聖義間關險難觸冒萬死孤立羣貴之間傍無一言之佐馳深淵入虎口豈顧計哉寧自知當要七郡之使徼封侯之

福邪八年車駕西討隗囂國計狐疑衆營未集援建
宜進之策卒破西州及吳漢下隴異路斷隔唯獨狄
道爲國堅守士民飢困寄命漏刻援奉詔西使鎮慰
邊衆乃招集豪傑曉誘羌戎謀如涌泉執如轉規遂
救倒懸之急存幾亡之城兵全師進因糧敵人隴異
略平而獨守空郡兵動有功師進輒克銖鋤先零緣
入山谷猛怒力戰飛矢貫脛又出征交阯士多瘴氣
援與妻子生訣無悔吝之心遂斬滅徵側克平一州
間復南討立陷臨鄉師已有業未竟而死吏士雖疫
援不獨存夫戰或以久而立功或以速而致敗深入

未必爲得不進未必爲非人情豈樂久屯絕地不生
歸哉惟援得事朝廷二十二年北出塞漠南渡江海
觸冒害氣僵死軍事名滅爵絕國土不傳海內不知
其過衆庶未聞其毀卒遇三夫之言橫被誣罔之讒
家屬杜門葬不歸墓怨隙竝興宗親怖慄死者不能
自列生者莫爲之訟臣竊傷之夫明主醜於用賞約
於用刑高祖嘗與陳平金四萬斤以間楚軍不問出
入所爲豈復疑以錢穀間哉夫操孔父之忠而不能
自免於讒此鄒陽之所悲也詩云取彼讒人投畀豺
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此言欲

令上天而平其惡惟陛下留思豎儒之言無使功臣
懷恨黃泉臣聞春秋之義罪以功除聖王之祀臣有
五義若援所謂以死勤事者也願下公卿平援功罪
宜絕宜續以厭海內之望臣年已六十常伏田里竊
感樂布哭彭越之義冒陳悲憤戰慄闕庭書奏報歸
田里勃字叔陽年十二能誦詩書常候援兄況勃衣
方領能矩步辭言嫺雅援裁知書見之自失況知其
意乃自酌酒慰援曰朱勃小器速成智盡此耳卒當
從汝稟學勿畏也朱勃未二十右扶風請試守渭城
宰及援爲將軍封侯而勃位不過縣令援後雖貴常

待以舊恩而卑侮之勃愈身自親及援遇讒唯勃能
終焉肅宗卽位追賜勃子穀二千斛初援兄子壻王
磐子石王莽從兄平阿侯仁之子也莽敗磐擁富貴
居故國爲人尚氣節而愛士好施有名江淮間後游
京師與衛尉陰興大司空朱浮齊王章共相友善援
謂姊子曹訓曰王氏廢姓也子石當屏居自守而反
游京師長者用氣自行多所陵折其敗必也後歲餘
磐果與司隸校尉蘇鄴丁鴻事相連坐死洛陽獄而
磐子肅復出入北宮及王侯邸第援謂司馬呂种曰
建武之元名爲天下重開自今以往海內日當安耳

但憂國家諸子竝壯而舊防未立若多通賓客則大
獄起矣卿曹戒慎之及郭后薨有上書者以爲肅等
受誅之家客因事生亂慮致貫高任章之變帝怒乃
下郡縣收捕諸王賓客更相牽引死者以千數呂种
亦豫其禍臨命嘆曰馬將軍誠神人也永平初援女
立爲皇后顯宗圖畫建武中名臣列將於雲臺以椒
房故獨不及援東平王蒼觀圖言於帝曰何故不畫
伏波將軍像帝笑而不言至十七年援夫人卒乃更
修封樹起祠堂建初三年肅宗使五官中郎將持節
追策謚援曰忠成侯四子廖防光客卿客卿幼而岐

嶷年六歲能應接諸公專對賓客嘗有死罪亡命者
來過客卿逃匿不令人知外若訥而內沈敏援甚竒
之以爲將相器故以客卿字焉援卒後客卿亦夭沒
論曰馬援騰聲三輔遨遊二帝及定節立謀以于時
主將懷負鼎之願蓋爲千載之遇焉然其戒人之禍
智矣而不能自免於讒隙豈功名之際理固然乎夫
利不在身以之謀事則智慮不私已以之斷義必厲
誠能回觀物之智而爲反身之察若施之於人則能
恕自鑒其情亦明矣

廖字敬平少以父任爲郎明德皇后旣立拜廖爲羽

林左監虎賁中郎將顯宗崩受遺詔典掌門禁遂代
趙熹爲衛尉肅宗甚尊重之時皇太后躬履節儉事
從簡約廖慮美業難終上疏長樂宮以勸成德政曰
臣案前世詔令以百姓不足起於世尚奢靡故元帝
罷服官成帝御浣衣哀帝去樂府然而侈費不息至
於衰亂者百姓從行不從言也夫改政移風必有其
本傳曰吳王好劍客百姓多創瘢楚王好細腰宮中
多餓死長安語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
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斯言如
戲有切事實前下制度未幾後稍不行雖或吏不奉

法良由慢起京師今陛下躬服厚繒斥去華飾素簡
所安發自聖性此誠上合天心下順民望浩大之福
莫尚於此陛下旣已得之自然猶宜加以勉勗法太
宗之隆德戒成哀之不終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
誠令斯事一竟則四海誦德聲薰天地神明可通金
石可勒而況於行仁心乎況於行令乎願置章坐側
以當瞽人夜誦之音太后深納之朝廷大議輒以詢
訪廖性質誠畏慎不愛權執聲名盡心納忠不屑毀
譽有司連據舊典奏封廖等累讓不得已建初四年
遂受封爲順陽侯以特進就第每有賞賜輒辭讓不

敢當京師以是稱之子豫為步兵校尉太后崩後馬氏失執廖性寬緩不能教勒子孫豫遂投書怨誹又防光奢侈好樹黨與八年有司奏免豫遣廖防光就封豫隨廖歸國考擊物故後詔還廖京師永元四年卒和帝以廖先帝之舅厚加賙賻使者弔祭王主會喪謚曰哀侯子遵嗣徙封程鄉侯遵卒無子國除元初三年鄧太后詔封廖孫度為潁陽侯

防字江平永平十二年與弟光俱為黃門侍郎肅宗即位拜防中郎將稍遷城門校尉建初二年金城隴西保塞羌皆反拜防行車騎將軍事以長水校尉耿

恭副將北軍五校兵及諸郡積射士三萬人擊之軍到與而羌豪布橋等圍南部都尉於臨洮防欲救之臨洮道險車騎不得方駕防乃別使兩司馬將數百騎分為前後軍去臨洮十餘里為大營多樹幡幟揚言大兵旦當進羌侯見之馳還言漢兵盛不可當明日遂鼓譟而前羌虜驚走因追擊破之斬首虜四千餘人遂解臨洮圍防開以恩信燒當種皆降唯布橋等二萬餘人在臨洮西南望曲谷十二月羌又敗耿恭司馬及隴西長史於和羅谷死者數百人明年春防遣司馬夏駿將五千人從大道向其前潛遣司馬

後漢書 卷五十四 馬援

馬彭將五千人從間道衝其心腹又令將兵長史李調等將四千人繞其西三道俱擊復破之斬獲千餘人得牛羊十餘萬頭羌退走夏駿追之反爲所敗防乃引兵與戰於索西又破之布橋迫急將種人萬餘降詔徵防還拜車騎將軍城門校尉如故防貴寵最盛與九卿絕席光自越騎校尉遷執金吾四年封防潁陽侯光爲許陽侯兄弟二人各六千戶防以顯宗寢疾入參醫藥又平定西羌增邑千三百五十戶屢上表讓位俱以特進就第皇太后崩明年拜防光祿勳光爲衛尉防數言政事多見採用是冬始施行十

二月迎氣樂防所上也子鉅爲常從小侯六年正月以鉅當冠特拜爲黃門侍郎肅宗親御章臺下殿陳鼎俎自臨冠之明年防復以病乞骸骨詔賜故中山王田廬以特進就第防兄弟貴盛奴婢各千人已上資產巨億皆買京師膏腴美田又大起第觀連閣臨道彌亘街路多聚聲樂曲度比諸郊廟賓客奔湊四方畢至京兆杜篤之走數百人常爲食客居門下刺史守令多出其家歲時賑給鄉閭故人莫不周給防又多牧馬畜賦斂羌胡帝不喜之數加譴勅所以禁遏甚備由是權執稍損賓客亦衰八年因兄子豫怨

後漢書 卷五十四
傳
九
謗事有司奏防兄弟奢侈踰僭濁亂聖化悉免就國
臨上路詔曰舅氏一門俱就國封四時陵廟無助祭
先后者朕甚傷之其令許侯思憊田廬有司勿復請
以慰朕渭陽之情光爲人小心周密喪母過哀帝以
是特親愛之乃復位特進子康黃門侍郎永元二年
光爲太僕康爲侍中及竇憲誅光坐與厚善復免就
封後憲奴誣光與憲逆自殺家屬歸本郡本郡復殺
康而防及廖子遵皆坐徙封丹陽防爲翟鄉侯租歲
限三百萬不得臣吏民防後以江南下溼上書乞歸
本郡和帝聽之十三年卒子鉅嗣後爲長水校尉永

初七年鄧太后詔諸馬子孫還京師隨四時見會如
故事復紹封光子朗爲合鄉侯

嚴字威卿父余王莽時爲揚州牧嚴少孤而好擊劔
習騎射後乃白援從平原楊太伯講學專心墳典能
通春秋左氏因覽百家羣言遂交結英賢京師大人
咸器異之仕郡督郵援常與計議委以家事弟敦字
孺卿亦知名援卒後嚴乃與敦俱歸安陵居鉅下三
輔稱其義行號曰鉅下二卿明德皇后旣立嚴乃閉
門自守猶復慮致譏嫌遂更徙北地斷絕賓客永平
十五年皇后勅使移居洛陽顯宗召見嚴進對閑雅

後漢書 卷之四
意甚異之有詔留仁壽闈與校書郎杜撫班固等雜
定建武注記常與宗室近親臨邑侯劉復等論議政
事甚見寵幸後拜將軍長史將北軍五校士羽林禁
兵三千人屯西河美稷衛護南單于聽置司馬從事
牧守謁敬同之將軍勅嚴過武庫祭蚩尤帝親御阿
閣觀其士衆時人榮之肅宗卽位徵拜侍御史中丞
除子鱣爲郎令勸學省中其冬有日食之災嚴上封
事曰臣聞日者衆陽之長食者陰侵之徵書曰無曠
庶官天工人其代之言王者代天官人也故考績黜
陟以明褒貶無功不黜明陰盛陵陽臣伏見方今刺

史太守專州典郡不務奉事盡心爲國而司察偏阿
取與自己同則舉爲尤異異則中以刑法不卽垂頭
塞耳採取財賂今益州刺史朱鮪揚州刺史倪說涼
州刺史尹業等每行考事輒有物故又選舉不實曾
無貶坐是使臣下得作威福也故事州郡所舉上奏
司直察能否以懲虛實今宜加防檢式遵前制舊丞
相御史親治職事唯丙吉以年老優游不案吏罪於
是宰府習爲常俗更共罔養以崇虛名或未曉其職
便復遷徙誠非建官賦祿之意宜勅正百司各責以
事州郡所舉必得其人若不如言裁以法令傳曰上

德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故火烈則人望而畏之水
懦則人狎而翫之爲政者寬以濟猛猛以濟寬如此
綏御有體灾眚消矣書奏帝納其言而免酺等官建
初元年遷五官中郎除三子爲郎嚴數薦達賢能申
解寃結多見納用復以五官中郎將行長樂衛尉事
二年拜陳留太守嚴當之職乃言於帝曰昔顯親侯
竇固誤先帝出兵西域置伊吾盧屯煩費無益又竇
勲受誅其家不宜親近京師是時勲女爲皇后竇氏
方寵時有側聽嚴言者以告竇憲兄弟由是失權貴
心嚴下車明賞罰發姦慝郡界清靜時京師訛言賊

從東方來百姓奔走轉相驚動諸郡邊急各以狀聞
嚴察其虛妄獨不爲備詔書勅問使驛係道嚴固執
無賊後卒如言典郡四年坐與宗正劉軼少府丁鴻
等更相屬託徵拜大中大夫十餘日遷將作大匠七
年復坐事免後旣爲竇氏所忌遂不復在位及帝崩
竇太后臨朝嚴乃退居自守訓教子孫永元十年卒
於家時年八十二弟敦官至虎賁中郎將嚴七子唯
續融知名續字季則七歲能通論語十三明尚書十
六治詩博觀羣籍善九章筭術順帝時爲護羌校尉
遷度遼將軍所在有威恩稱融自有傳

後漢書 卷五十四
稜字伯威援之族孫也少孤依從兄毅共居業恩猶
同產毅卒無子稜心喪三年建初中仕郡功曹舉孝
廉及馬氏廢肅宗以稜行義徵拜謁者章和元年遷
廣陵太守時穀貴民飢奏罷鹽官以利百姓賑貧羸
薄賦稅興復陂湖溉田二萬餘頃吏民刻石頌之永
元二年轉漢陽太守有威嚴稱大將軍竇憲西屯武
威稜多奉軍費侵賦百姓憲誅坐抵罪後數年江湖
多劇賊以稜爲丹陽太守稜發兵掩擊皆禽滅之轉
會稽太守治亦有聲轉河內太守永初中坐事抵罪
卒于家

贊曰伏波好功爰自異隴南靜駱越西屠燒種徂年
已流壯情方勇明德旣升家祚以興廖乏三趣防遂
驕陵

後漢書卷第五十四

後漢書卷第五十五

卓魯魏劉列傳十五

卓茂字子康南陽宛人也父祖皆至郡守茂元帝時
學於長安事博士江生習詩禮及歷筭究極師法稱
爲通儒性寬仁恭愛鄉黨故舊雖行能與茂不同而
皆愛慕欣欣焉初辟丞相府史事孔光光稱爲長者
時嘗出行有人認其馬茂問曰子以馬幾何時對曰
月餘日矣茂有馬數年心知其謬嘿解與之挽車去
顧曰若非公馬幸至丞相府歸我他日馬主別得
者乃詣府送馬叩頭謝之茂性不好爭如此後以儒

術舉為侍郎給事黃門遷密令勞心諄諄視人如子
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人親愛而不忍欺之人常有
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辟左右問之曰亭長為
從汝求乎為汝有事囑之而受乎將平居自以恩意
遺之乎人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邪人
曰竊聞賢明之君使人不畏吏吏不取人今我畏吏
是以遺之吏既卒受故來言耳茂曰汝為敝人矣凡
人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仁愛知相敬事也今鄰里
長老尚致饋遺此乃人道所以相親況吏與民乎吏
顧不當乘威力強請求耳凡人之生羣居雜處故有

經紀禮義以相交接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遠走
不在人間邪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人曰苟如
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
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
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於是人納
其訓吏懷其恩初茂到縣有所廢置吏人笑之鄰城
聞者皆嗤其不能河南郡為置守令茂不為嫌理事
自若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平帝時天下大蝗河
南二十餘縣皆被其灾獨不入密縣界督郵言之太
守不信自出案行見乃服焉是時王莽秉政置大司

農六部丞勸課農桑遷茂爲京部丞密人老少皆涕泣隨送及莽居攝以病免歸郡常爲門下掾祭酒不肯作職吏更始立以茂爲侍中祭酒從至長安知更始政亂以年老乞骸骨歸時光武初卽位先訪求茂茂詣河陽謁見乃下詔曰前密令卓茂束身自脩執節淳固誠能爲人所不能爲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故武王誅紂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間今以茂爲太傅封褒德侯食邑二千戶賜几杖車馬衣一襲絮五百斤復以茂長子戎爲太中大夫次子崇爲中郎給事黃門建武四年薨賜棺槨塚地車駕素服親

臨送葬子崇嗣徙封汎鄉侯官至大司農崇卒子琴嗣琴卒子訢嗣訢卒子隆嗣永元十五年隆卒無子國除初茂與同縣孔休陳畱蔡勲安衆劉宜楚國龔勝上黨鮑宣六人同志不仕王莽時並名重當時休字子泉哀帝初守新都令後王莽秉權休去官歸家及莽篡位遣使齎玄纁束帛請爲國師遂歐血託病杜門自絕光武卽位求休勲子孫賜穀以旌顯之劉宣字子高安衆侯崇之從弟知王莽當篡乃變名姓抱經書隱避林藪建武初乃出光武以宣襲封安衆侯擢龔勝子賜爲上谷太守勝鮑宣事在前書勲事

後漢書 卷五十五
在玄孫邕傳

論曰建武之初雄豪方擾虓呼者連響嬰城者相望斯固倥偬不暇給之日卓茂斷斷小宰無它庸能時已七十餘矣而首加聘命優辭重禮其與周燕之君表閭立館何異哉於是蘊憤歸道之賓越關阻捐宗族以排金門者衆矣夫厚性寬中近於仁犯而不校鄰於恕率斯道也怨悔曷其至乎

魯恭字仲康扶風平陵人也其先出於魯傾公爲楚所滅遷於下邑因氏焉世吏二千石哀平間自魯而徙祖父匡王莽時爲羲和有權數號曰智囊父某建

武初爲武陵太守卒官時恭年十二弟丕七歲晝夜號踴不絕聲郡中賻贈無所受乃歸服喪禮過成人鄉里竒之十五與母及丕俱居太學習魯詩閉戶講誦絕人間事兄弟俱爲諸儒所稱學士爭歸之太尉趙熹慕其志每歲時遣子問以酒糧皆辭不受恭憐丕小欲先就其名託疾不仕郡數以禮請謝不肯應毋強遣之恭不得已而西因留新豐教授建初初丕舉方正恭乃始爲郡吏太傅趙熹聞而辟之肅宗集諸儒於白虎觀恭特以經明得召與其議熹復舉恭直言待詔公車拜中牟令恭專以德化爲理不任刑

後漢書 卷五十五
四
罰訟人許伯等爭田累守令不能決恭爲平理曲直
皆退而自責輟耕相讓亭長從人借牛而不肯還之
牛主訟於恭恭召亭長勅令歸牛者再三猶不從恭
歎曰是教化不行也欲解印綬去掾史泣涕共留之
亭長乃慙悔還牛詣獄受罪恭貰不問於是吏人信
服建初七年郡國螟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河南
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廉之恭隨
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童兒親曰兒
何不捕之兒言雉方將雛親瞿然而起與恭訣曰所
以來者欲察君之政迹耳今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

及鳥獸此二異也豎子有仁心此三異也久留徒擾
賢者耳還府具以狀白安是歲嘉禾生恭便坐廷中
安因上書言狀帝異之會詔百官舉賢良方正恭薦
中牟名士王方帝卽徵方詣公車禮之與公卿所舉
同方致位侍中恭在事三年州舉尤異會遭母喪去
官吏人思之後拜侍御史和帝初立議遣車騎將軍
竇憲與征西將軍耿秉擊匈奴恭上疏諫曰陛下親
勞聖思日昃不食憂在軍役誠欲以安定北垂爲人
除患定萬世之計也臣伏獨思之未見其便社稷之
計萬人之命在於一舉數年以來秋稼不熟人食不

足倉庫空虛國無蓄積會新遭大憂人懷恐懼陛下躬大聖之德履至孝之行盡諒陰三年聽於冢宰百姓闕然三時不聞警蹕之音莫不懷思皇皇若有求而不得今乃以盛春之月興發軍役擾動天下以事戎狄誠非所以垂恩中國改元正時由內及外也萬民者天之所生天愛其所生猶父母愛其子一物有不得其所者則天氣爲之舛錯況於人乎故愛人者必有天報昔太王重人命而去邠故獲上天之祐夫戎狄者四方之異氣也蹲夷踞肆與鳥獸無別若雜居中國則錯亂天氣汗辱善人是以聖王之制羈縻

不絕而已今邊境無事宜當修仁行義尚於無爲令家給人足安業樂產夫人道又於下則陰陽和於上祥風時雨覆被遠方夷狄重譯而至矣易曰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言甘雨滿我之缶誠來有我而吉已夫以德勝人者昌以力勝人者亡今匈奴爲鮮卑所殺遠臧於史侯河西去塞數千里而欲乘其虛耗利其微弱是非義之所出也前太僕祭彤遠出塞外卒不見一胡而兵已困矣白山之難不絕如緹都護陷沒士卒死者如積迄今被其辜毒孤寡哀思之心未弭仁者念之以爲累息奈何復欲襲其迹不顧患難

乎今始徵發而大司農調度不足使者在道分部督趣上下相迫民間之急亦已甚矣三輔并涼少雨麥根枯隹牛死日甚此其不合天心之效也羣僚百姓咸曰不可陛下獨奈何以一人之計棄萬人之命不卹其言乎上觀天心中察人志足以知事之得失臣恐中國不爲中國豈徒匈奴而已哉惟陛下留聖恩休罷士卒以順天心書奏不從每政事有益於人恭輒言其便無所隱諱其後拜爲魯詩博士由是家法學者日盛遷侍中數召讌見問以得失賞賜恩禮寵異焉遷樂安相是時東州多盜賊羣輩攻劫諸郡患

之恭到重購賞開恩信其渠帥張漢等率支黨降恭上以漢補博昌尉其餘遂自相捕擊盡破平之州郡以安永元九年徵拜議郎八月飲酎齋會章臺詔使小黃門特引恭前其夜拜侍中勅使陪乘勞問甚渥冬遷光祿勳選舉清平京師貴戚莫能枉其正十二年代呂蓋爲司徒十五年從巡狩南陽除子撫爲郎中賜駙馬從駕時弟丕亦爲侍中兄弟父子並列朝廷後坐事策免殤帝卽位以恭爲長樂衛尉永初元年復代梁鮪爲司徒初和帝末下令麥秋得案驗薄刑而州郡好以苛察爲政因此遂盛夏斷獄恭上疏

諫曰臣伏見詔書敬若天時憂念萬民爲崇和氣罪非殊歿且勿案驗進柔良退貪殘奉時令所以助仁德順昊天致和氣利黎民者也舊制至立秋乃行薄刑自永元十五年以來改用孟夏而刺史太守不深惟憂民息事之原進良退殘之化因以盛夏徵召農人拘對考驗連滯無已司隸典司京師四方是則而近於春月分行諸部託言勞來貧人而無隱惻之實煩擾郡縣廉考非急逮捕一人罪延十數上逆時氣下傷農業案易五月姤用事經曰后以施令誥四方言君以夏至之日施命令止四方行者所以助微陰

也行者尚止之況於逮召考掠奪其時哉比年水旱傷稼人饑流冗今始夏百穀權輿陽氣胎養之時自三月以來陰寒不暖物當化變而不被和氣月令孟夏斷薄刑出輕繫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熟又曰仲夏挺重囚益其食行秋令則草木零落人傷於疫夫斷薄刑者謂其輕罪已正不欲令久繫故時斷之也臣愚以爲今孟夏之制可從此令其決獄案考皆以立秋爲斷以順時節育成萬物則天地以和刑罰以清矣初肅宗時斷獄皆以冬至之前自後論者互多駁異鄧太后詔公卿以下會議恭議奏曰夫陰

陽之氣相扶而行發動用事各有時節若不當其時則物隨而傷王者雖質文不同而茲道無變四時之政行之若一月令周世所造而所據皆夏之時也其變者唯正朔服色犧牲徽號器械而已故曰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易曰潛龍勿用言十一月十二月陽氣潛藏未得用事雖煦噓萬物養其根莖而猶盛陰在上地凍水冰陽氣否隔閉而成冬故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言五月微陰始起至十一月堅冰至也夫王者之作因時爲法孝章皇帝深惟古人之道助三正之微定律

著令冀承天心順物性命以致時雍然從變改以來年歲不熟穀價常貴人不寧安小吏不與國同心者率入十一月得死罪賊不問曲直便卽格殺雖有疑罪不復讞正一夫吁嗟王道爲虧況於衆乎易十二月君子以議獄緩死可令疑罪使詳其法大辟之科盡冬月乃斷其立春在十二月中者勿以報囚如故事後卒施行恭再在公位選辟高第至列卿郡守者數十人而其耆舊大姓或不蒙薦舉至有怨望者恭聞之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諸生不有鄉舉者乎終無所言恭性謙退奏議依經潛有補益然終不自顯

後漢書 卷五十五
九
故不以剛直爲稱三年以老病策罷六年年八十一
卒於家以兩子爲郎長子謙爲隴西太守有名績謙
子旭官至太僕從獻帝西入關與司徒王允同謀共
誅董卓及李傕入長安旭與允俱遇害

丕字叔陵性沈深好學孳孳不倦遂杜絕交游不答
候問之禮士友常以此短之而丕欣然自得遂兼通
五經以魯詩尚書教授爲當世名儒後歸郡爲督郵
功曹所事之將無不師友待之建初元年肅宗詔舉
賢良方正大司農劉寬舉丕時對策者百有餘人唯
丕在高第除爲議郎遷新野令視事暮年州課第一

擢拜青州刺史務在表賢明慎刑罰七年坐事下獄
司寇論元和元年徵再遷拜趙相門生就學者常百
餘人關東號之曰五經復興魯叔陵趙王商嘗欲避
疾便時移住學宮丕止不聽王乃上疏自言詔書下
丕丕奏曰臣聞禮諸侯薨於路寢大夫卒於嫡室歿
生有命未有逃避之典也學宮傳五帝之道修先王
禮樂教化之處王欲廢塞以廣游讌事不可聽詔從
不言王以此憚之其後帝巡狩之趙特被引見難問
經傳厚加賞賜在職六年嘉瑞屢降吏人重之永元
二年遷東郡太守丕在二郡爲人修通漑灌百姓殷

富數薦達幽隱名士明年拜陳畱太守視事三朞後
坐稟貧人不實徵司寇論十一年復徵再遷中散大
夫時侍中賈逵薦丕道藝深明宜見任用和帝因朝
會召見諸儒丕與侍中賈逵尚書令黃香等相難數
事帝善丕說罷朝特賜冠幘履鞮衣一襲丕因上疏
曰臣以愚頑顯備大位犬馬氣衰猥得進見論難於
前無所甄明衣服之賜誠爲優過臣聞說經者傳先
師之言非從已出不得相讓相讓則道不明若規矩
權衡之不可枉也難者必明其據說者務立其義浮
華無用之言不陳於前故精思不勞而道術愈章法

異者各令自說師法博觀其義覽詩人之旨意察雅
頌之終始明舜禹臯陶之相戒顯周公箕子之所陳
觀乎人文化成天下陛下旣廣納謇謇以開四聰無
令芻蕘以言得罪旣顯巖穴以求仁賢無使幽遠獨
有遺失十三年遷爲侍中免永初二年詔公卿舉儒
術篤學者大將軍鄧騭舉丕再遷復爲侍中左中郎
將再爲三老五年年七十五卒於官

魏霸字喬卿濟陰句陽人也世有禮義霸少喪親兄
弟同居州里慕其雍和建初中舉孝廉八遷和帝時
爲鉅鹿太守以簡朴寬恕爲政掾史有過要先誨其

失不改者乃罷之吏或相毀訴霸輒稱他吏之長終
不及人短言者懷慚譖訟遂息永元十六年徵拜將
作大匠明年和帝崩典作順陵時盛冬地凍中使督
促數罰縣吏以厲霸霸撫循而已初不切責而反勞
之曰今諸卿被辱大匠過也吏皆懷恩力作倍功延
平元年代尹勤爲太常明年以病致仕爲光祿大夫
永初五年拜長樂衛尉以病乞身復爲光祿大夫卒
於官

劉寬字文饒弘農華陰人也父崎順帝時爲司徒寬
嘗行有人失牛者乃就寬車中認之寬無所言下駕
步歸有頃認者得牛而送還叩頭謝曰慚負長者隨
所刑罪寬曰物有相類事容脫誤幸勞見歸何爲謝
之州里服其不校桓帝時大將軍辟五遷司徒長史
時京師地震特見詢問再遷出爲東海相延熹八年
徵拜尚書令遷南陽太守典歷三郡溫仁多恕雖在
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常以爲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
吏人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終不加苦事有
功善推之自下災異或見引躬克責每行縣止息亭
傳輒引學官祭酒及處士諸生執經對講見父老慰
以農里之言少年勉以孝悌之訓人感德興行日有

後漢書 傳 卷三十三 三
所化靈帝初徵拜太中大夫侍講華光殿遷侍中賜
衣一襲轉屯騎校尉遷宗正轉光祿勳嘉平五年代
許訓爲太尉靈帝頗好學藝每引見寬常令講經寬
常於坐被酒睡伏帝問太尉醉邪寬仰對曰臣不敢
醉但任重責大憂心如醉帝重其言寬簡略嗜酒不
好盥浴京師以爲諺嘗坐客遣蒼頭市酒迂久大醉
而還客不堪之罵曰畜產寬須臾遣人視奴疑必自
殺顧左右曰此人也罵言畜產辱孰甚焉故吾懼其
死也夫人欲試寬令恚伺當朝會裝嚴已訖使侍婢
奉肉羹翻汗朝衣婢遽收之寬神色不異乃徐言曰

羹爛汝手其性度如此海內稱爲長者後以日食策
免拜衛尉光和三年復代段熲爲太尉在職三年以
日變免又拜永樂少府遷光祿勳以先策黃巾逆謀
以事上聞封遂鄉侯六百戶中平二年卒年六十六
贈車騎將軍印綬位特進諡曰昭列侯子松嗣官至
宗正

贊曰卓魯款款情慤德滿仁感昆蟲愛及胎卵寬霸
臨政亦稱優緩

後漢書卷第五十五

後漢書卷第五十六

伏侯宋蔡馮趙牟韋列傳十六

伏湛字惠公琅邪東武人也九世祖勝字子賤所謂
 濟南伏生者也湛高祖父孺武帝時客授東武因家
 焉父理為當世名儒以詩授成帝為高密大傅別自
 名學湛性孝友少傳父業教授數百人成帝時以父
 任為博士弟子五遷至王莽時為繡衣執法使督大
 姦遷後隊屬正更始立以為平原太守時倉卒兵起
 天下驚擾而湛獨晏然教授不廢謂妻子曰夫一穀
 不登國君徹膳今民皆饑奈何獨飽乃共食麤糲悉

後漢書 傳 卷五十六
分奉祿以賑鄉里來客者百餘家時門下督素有氣力謀欲爲湛起兵湛惡其惑衆卽收斬之徇首城郭以示百姓於是吏人信向郡內以安平原一境湛所全也光武卽位知湛名儒舊臣欲令幹任內職徵拜尚書使典定舊制時大司徒鄧禹西征關中帝以湛才任宰相拜爲司直行大司徒事車駕每出征伐常留鎮守總攝羣司建武三年遂代鄧禹爲大司徒封陽都侯時彭寵反於漁陽帝欲自征之湛上疏諫曰臣聞文王受命而征伐五國必先詢之同姓然後謀於羣臣加占蓍龜以定行事故謀則成卜則吉戰則

勝其詩曰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弟兄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崇國城守先退後伐所以重人命俟時而動故參分天下而有其二陛下承大亂之極受命而帝興明祖宗出入四年而滅檀鄉制五校降銅馬破赤眉誅鄧奉之屬不爲無功今京師空匱資用不足未能服近而先事邊外且漁陽之地逼接北狄黠虜困迫必求其助又今所過縣邑尤爲困乏種麥之家多在城郭間官兵將至當已收之矣大軍遠涉二千餘里士馬罷勞轉糧艱阻今兗豫青冀中國之都而寇賊從橫未及從化漁陽以東本備邊塞

地接外虜貢稅微薄安平之時尚資內郡況今荒耗
豈足先圖而陛下捨近務遠棄易求難四方疑怪百
姓恐懼誠臣之所惑也復願遠覽文王重兵博謀近
思征伐前後之宜顧問有司使極愚誠采其所長擇
之聖慮以中土爲憂念帝覽其奏竟不親征時賊徐
異卿等萬餘人據富平連攻之不下唯云願降司徒
伏公帝知湛爲青徐所信向遣到平原異卿等卽日
歸降護送洛陽湛雖在倉卒造次必於文德以爲禮
樂政化之首顛沛猶不可違是歲奏行鄉飲酒禮遂
施行之其冬車駕征張步留湛居守時蒸祭高廟而

河南尹司隸校尉於廟中爭論湛不舉奏坐策免六
年徙封不其侯邑三千六百戶遣就國後南陽太守
杜詩上疏薦湛曰臣聞唐虞以股肱康文王以多士
寧是故詩稱濟濟書曰良哉臣詩竊見故大司徒陽
都侯伏湛自行束脩訖無毀玷篤信好學守歿善道
經爲人師行爲儀表前在河內朝歌及居平原吏人
畏愛則而象之遭時反覆不離兵凶秉節持重有不
可奪之志陛下深知其能顯以宰相之重衆賢百姓
仰望德義微過斥退久不復用有識所惜儒士痛心
臣竊傷之湛容貌堂堂國之光暉智略謀慮朝之淵

後漢書 卷之六
三
數髻髮厲志白首不衰實足以先後王室名足以光
示遠人古者選擢諸侯以爲公卿是故四方回首仰
望京師柱石之臣宜居輔弼出入禁門補缺拾遺臣
詩愚戇不足以知宰相之才竊懷區區敢不自竭臣
前爲侍御史上封事言湛公廉愛下好惡分明累世
儒學素持名信經明行修通達國政尤宜近侍納言
左右舊制九州五尚書今一郡二人可以湛代頗爲
執事所非但臣詩蒙恩深渥所言誠有益於國雖歿
無恨故復越職觸冒以聞十三年夏徵勅尚書擇拜
吏日未及就位因讌見中暑病卒賜祕器帝親弔祠

遣使者送喪修塚二子隆翕翕嗣爵卒子光嗣光卒
子晨嗣晨謙敬博愛好學尤篤以女孫爲順帝貴人
奉朝請位特進卒子無忌嗣亦傳家學博物多識順
帝時爲侍中屯騎校尉永和元年詔無忌與議郎黃
景校定中書五經諸子百家藝術元嘉中桓帝復詔
無忌與黃景崔寔等共撰漢記又自采集古今刪著
事要號曰伏侯注無忌卒子質嗣官至大司農質卒
子完嗣尚桓帝女陽安長公主女爲孝獻皇后曹操
殺后誅伏氏國除初自伏生已後世傳經學清靜無
競故東州號爲伏不鬪云

隆字伯文少以節操立名仕郡督郵建武二年詣懷
宮光武甚親接之時張步兄弟各擁疆兵據有齊地
拜隆爲大中大夫持節使青徐二州招降郡國隆移
檄告曰乃者猾臣王莽殺帝盜位宗室興兵除亂誅
莽故羣下推立聖公以主宗廟而任用賊臣殺戮賢
良三王作亂盜賊從橫忤逆天心卒爲赤眉所害皇
天祐漢聖哲應期陛下神武奮發以少制衆故尋邑
以百萬之軍潰散於昆陽王郎以全趙之師土崩於
邯鄲大彤高胡望旗消靡鐵脛五校莫不摧破梁王
劉永幸以宗室屬籍爵爲侯王不知厭足自求禍棄

遂封爵牧守造爲詐逆今虎牙大將軍屯營十萬已
拔睢陽劉永奔迸家已族矣此諸君所聞也不先自
圖後悔何及青徐羣盜得此惶怖獲索賊右師郎等
六校卽時皆降張步遣使隨隆詣闕上書獻鯁魚其
冬拜隆光祿大夫復使於步并與新除青州牧守及
都尉俱東詔隆輒拜令長以下隆招懷綏緝多來降
附帝嘉其功比之酈生卽拜步爲東萊太守而劉永
亦復遣使立步爲齊王步貪受王爵允豫未決隆曉
譬曰高祖與天下約非劉氏不王今可得爲十萬戶
侯耳步欲畱隆與共守二州隆不聽求得反命步遂

執隆而受永封隆遣間使上書曰臣隆奉使無狀受
執凶逆雖在困危授命不顧又吏人知步反畔心不
附之願以時進兵無以臣隆爲念臣隆得生到闕廷
受誅有司此其大願若令沒身寇手以父母昆弟長
累陛下陛下與皇后太子永享萬國與天無極帝得
隆奏召父湛流涕以示之曰隆可謂有蘇武之節恨
不且許而遽求還也其後步遂殺之時人莫不憐哀
焉五年張步平車駕幸北海詔隆中弟咸收隆喪賜
給棺斂太中大夫護送喪事詔告琅邪作冢以子援
爲郎中

侯霸字君房河南密人也族父淵以宦者有才辯任
職元帝時佐石顯等領中書號曰太常侍成帝時任
霸爲太子舍人霸矜嚴有威容家累千金不事產業
篤志好學師事九江太守房元治穀梁春秋爲元都
講王莽初五威司命陳崇舉霸德行遷隨宰縣界曠
遠濱帶江湖而亾命者多爲寇盜霸到卽案誅豪猾
分捕山賊縣中清靜再遷爲執法刺姦糾案執位者
無所疑憚後爲淮平大尹政理有能名及王莽之敗
霸保固自守卒全一郡更始元年遣使徵霸百姓老
弱相攜號哭遮使者車或當道而臥皆曰願乞侯君

復留暮年民至乃戒乳婦勿得舉子侯君當去必不能全使者慮霸就徵臨淮必亂不敢授璽書具以狀聞會更始敗道路不通建武四年光武徵霸與車駕會壽春拜尚書令時無故典朝廷又少舊臣霸明習故事收錄遺文條奏前世善政法度有益於時者皆施行之每春下寬大之詔奉四時之令皆霸所建也明年代伏湛爲大司徒封關內侯在位明察守正奉公不回十三年霸薨帝深傷惜之親自臨弔下詔曰惟霸積善清絜視事九年漢家舊制丞相拜日封爲列侯朕以軍師暴露功臣未封緣忠臣之義不欲相

踰未及爵命奄然而終嗚呼哀哉於是追封謚霸則鄉哀侯食邑二千六百戶子昱嗣臨淮吏人共爲立祠四時祭焉以沛郡太守韓歆代霸爲大司徒歆字翁君南陽人以從攻伐有功封扶陽侯好直言無隱諱帝每不能容嘗因朝會聞帝讀隗囂公孫述相與書歆曰亾國之君皆有才桀紂亦有才帝大怒以爲激發歆又證歲將饑凶指天畫地言甚剛切坐免歸田里帝猶不釋復遣使宣詔責之司隸校尉鮑永固請不能得歆及子嬰竟自殺歆素有重名歆非其罪衆多不厭帝乃追賜錢穀以成禮葬之後千乘歐陽

欵清河戴涉相代爲大司徒坐事下獄歿自是大臣
難居相任其後河南蔡茂京兆王況魏郡馮勒皆得
薨位況字文伯性聰敏爲陳畱太守以德行化人遷
司徒四年薨昱後徙封於陵侯永平中兼大僕昱卒
子建嗣建卒子昌嗣

宋弘字仲子京兆長安人也父尚成帝時至少府哀
帝立以不附董賢違忤抵罪弘少而溫順哀平間作
侍中王莽時爲共工赤眉入長安遣使徵弘逼迫不
得已行至渭橋自投於水家人救得出因佯歿獲免
光武卽位徵拜太中大夫建武二年代王梁爲大司

空封桐邑侯所得租奉分贍九族家無資產以清行
致稱徙封宣平侯帝嘗問弘通博之士弘乃薦沛國
桓譚才學洽聞幾能及楊雄劉向父子於是召譚拜
議郎給事中帝每讌輒令鼓琴好其繁聲弘聞之不
悅悔於薦舉伺譚內出正朝服坐府上遣吏召之譚
至不與席而讓之曰吾所以薦子者欲令輔國家以
道德也而今數進鄭聲以亂雅頌非忠正者也能自
改邪將令相舉以法平譚頓首辭謝良久乃遣之後
大會羣臣帝使譚鼓琴譚見弘失其常度帝怪而問
之弘乃離席免冠謝曰臣所以薦桓譚者望能以忠

正導主而令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使反服其後遂不復令譚給事中弘推進賢士馮翊桓梁三十餘人或相及爲公卿者弘嘗讌見御坐新屏風圖畫列女帝數顧視之弘正容言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帝卽爲徹之笑謂弘曰聞義則服可乎對曰陛下進德臣不勝其喜時帝姊湖陽公主新寡帝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帝曰方且圖之後弘被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

弘在位五年坐考上黨太守無所據免歸第數年卒無子國除弘弟嵩以剛彊孝烈著名官至河南尹嵩子由章和間爲太尉坐阿黨竇憲策免歸本郡自殺由二子漢登登在儒林傳漢字仲和以經行著名舉茂才四遷西河太守永建元年爲東平相度遼將軍立名節以威恩著稱遷太僕上病自乞拜太中大夫卒策曰太中大夫宋漢清修雪白正直無邪前在方外仍統軍實懷柔異類莫匪嘉績戎車載戢邊人用寧予錄乃勲引登九列因病退讓守約彌堅將授三事未剋而終朝廷愍悼恒其愴然詩不云乎肇敏戎

後漢書 卷之六
九
功用錫爾祉其令將相大夫會葬加賜錢十萬及其
在殯以全素絲羔羊之潔焉子則字元矩爲鄆陵令
亦有名迹拔同郡韋著扶風法真稱爲知人則子年
十歲與蒼頭共弩射蒼頭弦斷矢激誤中之卽死奴
叩頭就誅則察而恕之潁川荀爽深以爲美時人亦
服焉

論曰中興以後居台相總權衡多矣其能以任職取
名者豈非先遠業後小數哉故惠公造次急於鄉射
之禮君房入朝先奏寬大之令夫器博者無近用道
長者其功遠蓋志士仁人所爲根心者也君子以之
得固貴矣以之失亦得矣宋弘止繁聲戒淫色其有
關睢之風乎

蔡茂字子禮河內懷人也哀平間以儒學顯徵試博
士對策陳災異以高等擢拜議郎遷侍中遇王莽居
攝以病自免不仕莽朝會天下擾亂茂素與竇融善
因避難歸之融欲以爲張掖太守固辭不就每所餉
給計口取足而已後與融俱徵復拜議郎再遷廣漢
太守有政績稱時陰氏賓客在郡界多犯吏禁茂輒
糾案無所回避會洛陽令董宣舉糾湖陽公主帝始
怒收宣旣而赦之茂喜宣剛正欲令朝廷禁制貴戚

乃上書曰臣聞興化致教必由進善康國寧人莫大理惡陛下聖德重興再隆大命卽位以來四海晏然誠宜夙興夜寐雖休勿休然頃者貴戚椒房之家數因恩執干犯吏禁殺人不死傷人不論臣恐繩墨棄而不用斧斤廢而不舉近湖陽公主奴殺人西市而與主共輿出入宮省通罪積日寃魂不報洛陽令董宣直道不顧干主討姦陛下不先澄審召欲加箠當宣受怒之初京師側耳及其蒙宥天下拭目今者外戚憍逸賓客放濫宜勅有司案理姦罪使執平之吏永申其用以厭遠近不緝之情光武納之建武二十

年代戴涉爲司徒在職清儉匪懈二十三年薨于位時年七十二賜東園梓棺賻贈甚厚茂初在廣漢夢坐大殿極上有三穗禾茂跳取之得其中穗輒復失之以問主簿郭賀賀離席慶曰大殿者官府之形象也極而有禾人臣之上祿也取中穗是中台之位也於字禾失爲秩雖曰失之乃所以得祿秩也衮職有闕君其補之旬月而茂徵焉乃辟賀爲掾賀字喬卿雒陽人祖父堅伯父游君並修清節不仕王莽賀能明法累官建武中爲尚書令在職六年曉習故事多所匡益拜荊州刺史引見賞賜恩寵隆異及到官有

後漢書 卷五十一
姝政百姓便之歌曰厥德仁明郭喬卿忠正朝廷上
下平顯宗巡狩至南陽特見嗟歎賜以三公之服黼
黻冕旒勅行部去襜帷使百姓見其容服以章有德
每所經過吏人指以相示莫不榮之永平四年徵拜
河南尹以清靜稱在官三年卒詔書愍惜賜車一乘
錢四十萬

馮勤字偉伯魏郡繁陽人也曾祖父揚宣帝時爲弘
農太守有八子皆爲二千石趙魏間榮之號曰萬石
君焉兄弟形皆偉壯唯勤祖父偃長不滿七尺常自
耻短陋恐子孫之似也乃爲子伉娶長妻伉生勤長

八尺三寸八歲善計初爲太守銚期功曹有高能稱
期常從光武征伐政事一以委勤勤同縣馮巡等舉
兵應光武謀未成而爲豪右隗廉等所反勤乃率將
老母兄弟及宗親歸期期悉以爲腹心薦於光武初
未被用後乃除爲郎中給事尚書以圖議軍糧在事
精勤遂見親識每引進帝輒顧謂左右曰佳乎吏也
由是使典諸侯封事勤差量功次輕重國土遠近地
執豐薄不相踰越莫不厭服焉自是封爵之制非勤
不定帝益以爲能尚書衆事皆令總錄之司徒侯霸
薦前梁令閻楊楊素有譏議帝常嫌之旣見霸奏疑

其有姦大怒賜霸璽書曰崇山幽都何可偶黃鉞一
下無處所欲以身試法邪將殺身以成仁邪使勤奉
策至司徒府勤還陳霸本意申釋事理帝意稍解拜
勤尚書僕射職事十五年以勤勞賜爵關內侯遷尚
書令拜大司農三歲遷司徒先是三公多見罪退帝
賢勤欲令以善自終乃因讌見從容戒之曰朱浮上
不忠於君下陵轍同列竟以中傷至今成生吉凶未
可知豈不惜哉人臣放逐受誅雖復追加賞賜賻祭
不足以償不訾之身忠臣孝子曾照前世以爲鏡誠
能盡忠於國事君無二則爵賞光平當世功名列於

不朽可不勉哉勤愈恭約盡忠號稱任職勤母年八
十每會見詔勅勿拜令御者扶上殿謂諸王曰使勤
貴寵者此母也其見親重如此中元元年薨帝悼惜
之使者弔祠賜東園祕器賙贈有加勤七子長子宗
嗣至張掖屬國都尉中子順尚平陽長公主終於大
鴻臚建初八年以順中子奮襲主爵爲平陽侯薨無
子永元七年詔書復封奮兄羽林右監勁爲平陽侯
奉公主之祀奮弟由黃門侍郎尚安平公主勁薨子
卯嗣卯延光中爲侍中薨子留嗣
趙熹字伯陽南陽宛人也少有節操從兄爲人所殺

後漢書 傳 卷五十一
十三
無子熹年十五常思報之乃挾兵結客後遂往復仇而仇家皆疾病無相距者熹以因疾報殺非仁者心且釋之而去顧謂仇曰爾曹若健遠相避也仇皆卧自搏後病愈悉自縛詣熹熹不與相見後竟殺之更始卽位舞陰大姓李氏擁城不下更始遣柱天將軍李寶降之不肯云聞宛之趙氏有孤孫熹信義著名願得降之更始乃徵熹熹年未二十旣引見更始笑曰繭粟犢豈能負重致遠乎卽除爲郎中行偏將軍事使詣舞陰而李氏遂降熹因進入潁川擊諸不下者歷汝南界還宛更始大悅謂熹曰卿名家駒弩力

勉之會王莽遣王尋王邑將兵出關更始乃拜熹爲五威偏將軍使助諸將拒尋邑於昆陽光武破尋邑熹被創有戰勞還拜中郎將封勇功侯更始敗熹爲赤眉兵所圍迫急乃踰屋亾走與所友善韓仲伯等數十人携小弱越山阻徑出武關仲伯以婦色美慮有强暴者而已受其害欲棄之於道熹責怒不聽因以泥塗仲伯婦面載以鹿車身自推之每道逢賊或欲逼略熹輒言其病狀以此得免旣入丹水遇更始親屬皆裸跣塗炭饑困不能前熹見之悲感所裝縑帛資糧悉以與之將護歸鄉里時鄧奉反於南陽熹

素與奉善數遺書切責之而讒者因言熹與奉合謀帝以爲疑及奉敗帝得意書乃驚曰趙熹真長者也卽徵熹引見賜鞍馬待詔公車時江南未賓道路不通以熹守簡陽侯相熹不肯受兵單車馳之簡陽吏民不欲內熹熹乃告譬呼城中大人示以國家威信其帥卽開門面縛自歸由是諸營壁悉降荊州牧奏熹才任理劇詔以爲平林侯相攻擊羣賊安集已降者縣邑平定後拜懷令大姓李子春元爲琅邪相豪猾并兼爲人所患熹下車聞其二孫殺人事未發覺卽窮詰其姦收考子春二孫自殺京師爲請者數十

終不聽時趙王良疾病將終車駕親臨王問所欲言王曰素與李子春厚今犯罪懷令趙熹欲殺之願乞其命帝曰吏奉法律不可枉也更道它所欲王無復言旣薨帝追感趙王乃貰出子春其年遷熹平原太守時平原多盜賊熹與諸郡討捕斬其渠帥餘黨當坐者數千人熹上言惡惡止其身可一切徙京師近郡帝從之乃悉移置潁川陳畱於是擢舉義行誅鋤姦惡後青州大蝗侵入平原界輒死歲屢有年百姓歌之二十六年帝延集內戚讌會歡甚諸夫人各各前言趙熹篤義多恩往遭赤眉出長安皆爲熹所濟

後漢書 傳 卷五十一
活帝甚嘉之後徵熹入爲太僕引見謂曰卿非但爲英雄所保也婦人亦懷卿之恩厚加賞賜二十七年拜太尉賜爵關內侯時南單于稱臣烏桓鮮卑並來入朝帝令熹典邊事思爲久長規熹上復緣邊諸郡幽并二州由是而定三十年熹上言宜封禪正三雍之禮中元元年從封泰山及帝崩熹受遺詔典喪禮是時藩王皆在京師自王莽篡亂舊典不存皇太子與東海王等雜止同席憲章無序熹乃正色橫劔殿階扶下諸王以明尊卑時藩國官屬出入宮省與百僚無別意乃表奏謁者將護分止它縣諸王並令就

邸唯朝晡入臨整禮儀嚴門衛內外肅然永平元年封節鄉侯三年春坐考中山相薛修事不實免其冬代竇融爲衛尉八年代虞延行太尉事居府如真後遭母憂上疏乞身行喪禮顯宗不許遣使者爲釋服賞賜恩寵甚渥熹內典宿衛外榦宰職正身立朝未嘗懈惰及帝崩復典喪事再奉大行禮事修舉肅宗卽位進爲太傅錄尚書事擢諸子爲郎吏者七人長子代給事黃門建初五年熹疾病帝親幸視及薨車駕往臨弔時年八十四謚曰正侯子代嗣官至越騎校尉永元中副行征西將軍劉尚征羌坐事下獄疾

後漢書 傳 卷五十六
病物故和帝憐之賜祕器錢布贈越騎校尉節鄉侯
印綬子直嗣官至步兵校尉直卒子淑嗣無子國除
牟融字子優北海安丘人也少博學以大夏侯尚書
教授門徒數百人名稱州里以司徒茂才爲豐令視
事三年縣無獄訟爲州郡最司徒范遷薦融忠正公
方經行純備宜在本朝并上其理狀永平五年入代
鮑昱爲司隸校尉多所舉正百僚敬憚之八年代包
咸爲大鴻臚十一年代鮭陽鴻爲大司農是時顯宗
方勤萬機公卿數朝會每輒延謀政事判折獄訟融
經明才高善論議朝廷皆服其能帝數嗟歎以爲才

堪宰相明年代伏恭爲司空舉動方重甚得大臣節
肅宗卽位以融先朝名臣代趙熹爲太尉與熹叅錄
尚書事建初四年薨車駕親臨其喪時融長子麟歸
鄉里帝以其餘子幼弱勅太尉掾史教其威儀進止
贈賜恩寵篤密焉又賜冢塋地於顯節陵下除麟爲
郎

韋彪字孟達扶風平陵人也高祖賢宣帝時爲丞相
祖賞哀帝時爲大司馬彪孝行純至父母卒哀毀三
年不出廬寢服竟羸瘠骨立異形醫療數年乃起好
學洽聞雅稱儒宗建武末舉孝廉除郎中以病免復

歸教授安貧樂道恬於進趣三輔諸儒莫不慕仰之
顯宗聞彪名永平六年召拜謁者賜以車馬衣服三
遷魏郡太守肅宗卽位以病免徵爲左中郎將長樂
衛尉數陳政術每歸寬厚比上疏乞骸骨拜爲奉車
都尉秩中二千石賞賜恩寵侔於親戚建初七年車
駕西巡狩以彪行太常從數召入問以三輔舊事禮
儀風俗彪因建言今西巡舊都宜追錄高祖中宗功
臣褒顯先勲紀其子孫帝納之行至長安乃制詔京
兆尹右扶風求蕭何霍光後時光無苗裔唯封何未
孫熊爲鄼侯建初二年已封曹參後曹湛爲平陽侯

故不復及焉乃厚賜彪錢珍羞食物使歸平陵上冢
還拜大鴻臚是時陳事者多言郡國貢舉率非功次
故守職益懈而吏事浸疏咎在州郡有詔下公卿朝
臣議彪上議曰伏惟明詔憂勞百姓垂恩選舉務得
其人夫國以簡賢爲務賢以孝行爲首孔子曰事親
孝故忠可移於君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夫人
才行少能相兼是以孟公綽優於趙魏老不可以爲
滕薛大夫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鍊之吏持心近薄
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在其所以磨之故也士宜
以才行爲先不可純以閥閱然其要歸在於選二千

石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帝深納之彪以世承
二帝更化之後多以苛刻爲能又置官選職不必以
才因盛夏多寒上疏諫曰臣聞政化之本必順陰陽
伏見立夏以來當暑而寒殆以刑罰刻急郡國不奉
時令之所致也農人急於務而苛吏奪其時賦發充
常調而貪吏割其財此其巨患也夫欲急人所務當
先除其所患天下樞要在於尚書尚書之選豈可不
重而間者多從郎官超升此位雖曉習文法長於應
對然察察小慧類無大能宜簡嘗歷州宰素有各者
雖進退舒遲時有不逮然端心向公奉職周密宜鑒

齋夫捷急之對深思絳侯木訥之功也往時楚獄大
起故置令史以助郎職而類多小人好爲姦利今者
務簡可皆停省又諫議之職應用公直之士通才蹇
正有補益於朝者今或從徵試輩爲大夫又御史外
遷動據州郡並宜清選其任責以言績其二千石視
事雖久而爲吏民所便安者宜增秩重賞勿妄遷徙
惟留聖心書奏帝納之元和二年春東巡狩以彪行
司徒事從行還以病乞身帝遣小黄門大醫問病賜
以食物彪遂稱困篤章和二年夏使謁者策詔曰彪
以將相之裔勤身飭行出自州里在位歷載中被篤

疾連上求退君年在耆艾不可復以加增恐職事煩
碎重有損焉其上大鴻臚印綬其遣大子舍人詣中
臧府受賜錢二十萬永元元年卒詔尚書故大鴻臚
韋彪在位無愆方欲錄用奄忽而卒其賜錢二十萬
布百匹穀三千斛彪清儉好施祿賜分與宗族家無
餘財著書十二篇號曰韋卿子族子義義字季節高
祖父玄成元帝時爲丞相初彪獨徙扶風故義猶爲
京兆杜陵人焉兄順字叔文平輿令有高名次兄豹
字季明數辟公府輒以事去司徒劉愷復辟之謂曰
卿以輕好去就爵位不躋今歲垂盡當選御史意在

相薦子其宿留平豹曰犬馬齒衰旅力已劣仰慕崇
恩故未能自割且眩瞽滯疾不堪久待選薦之私非
所敢當遂跣而起愷追之徑去不顧安帝西巡徵拜
議郎義少與二兄齊名初仕州郡太傅桓焉辟舉理
劇爲廣都長甘陵陳二縣令政甚有績官曹無事牢
獄空虛數上書順帝陳宜依古典考功黜陟徵集名
儒大定其制又譏切左右貶刺竇氏言旣無感而久
抑不遷以兄順喪去官比辟公府不就廣都爲生立
廟及卒三縣吏民爲義舉哀若喪考妣豹子著字休
明少以經行知名不應州郡之命大將軍梁冀辟不

後漢書卷第五十七
就延熹二年桓帝公車備禮徵至霸陵稱病歸乃入
雲陽山采藥不返有司舉奏加罪帝特原之復詔京
兆尹重以禮敦勸著遂不就徵靈帝卽位中常侍曹
節以陳蕃竇武旣誅海內多怨欲借寵時賢以爲名
白帝就家拜著東海相詔書逼切不得已解巾之郡
政任威刑爲受罰者所奏坐論輸左校又後妻驕恣
亂政以之失名竟歸爲姦人所害隱者恥之

贊曰湛霸奮庸維寧兩邦淮人孺慕徐寇要降弘實
體遠仁不忘本熹政多迹彪明理損牟公簡帝身終
上衮
後漢書卷第五十六

後漢書卷第五十七

宣張二王杜郭吳承鄭趙列傳十七

宣秉字巨公馮翊雲陽人也少修高節顯名三輔哀
平際見王氏據權專政侵削宗室有逆亂萌遂隱遁
深山州郡連召常寢疾不仕王莽爲宰衡辟命不應
及莽篡位又遣使者徵之秉固稱疾病更始卽位徵
爲侍中建武元年拜御史中丞光武特詔御史中丞
與司隸校尉尚書令會同並專席而坐故京師號曰
三獨坐明年遷司隸校尉務舉大綱簡略苛細百僚
敬之秉性節約常服布被蔬食瓦器帝嘗幸其府舍

見而嘆曰楚國二龔不如雲陽宣巨公卽賜布帛帷帳什物四年拜大司徒司直所得祿奉輒以收養親族其孤弱者分與田地自無擔石之儲六年卒於官帝敏惜之除子彪爲郎

張湛字子孝扶風平陵人也矜嚴好禮動止有則居處幽室必自修整雖遇妻子若嚴君焉及在鄉黨詳言正色三輔以爲儀表人或謂湛僞詐湛聞而笑曰我誠詐也人皆詐惡我獨詐善不亦可乎成哀間爲二千石王莽時歷太守都尉建武初爲左馮翊在郡修典禮設條教政化大行後告歸平陵望寺門而步

主簿進曰明府位尊德重不宜自輕湛曰禮下公門軾輅馬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父母之國所宜盡禮何謂輕哉五年拜光祿勳光武臨朝或有惰容湛輒陳諫其失常乘白馬帝每見湛輒言白馬生且復諫矣七年以病乞身拜光祿大夫代王丹爲太子太傅及郭后廢因稱疾不朝拜太中大夫居中東門侯舍故時人號曰中東門君帝數存問賞賜後大司徒戴滂被誅帝彊起湛以代之湛至朝堂遺失溲便因自陳疾篤不能復任朝事遂罷之後數年卒於家王丹字仲回京兆下邳人也哀平時仕州郡王莽時

連徵不至家累千金隱居養志好施周急每歲農時輒載酒肴於田間候勤者而勞之其惰嬾者恥不致丹皆兼功自厲邑聚相率以致殷富其輕黠游蕩廢業爲患者輒曉其父兄使黜責之沒者則賻給親自將護其有遭喪憂者輒待丹爲辦鄉鄰以爲常行之十餘年其化大洽風俗以篤丹資性方潔疾惡彊豪時河南太守同郡陳遵關西之大俠也其友人喪親遵爲護喪事賻助甚豐丹乃懷縑一匹陳之於主人前曰如丹此縑出自機杼遵聞而有慚色自以知名欲結交於丹丹拒而不許會前將軍鄧禹西征關中

軍糧乏丹率宗族上麥二千斛禹表丹領左馮翊稱疾不視事免歸後徵爲太子少傅時大司徒侯霸欲與交友及丹被徵遣子昱候於道昱迎拜車下丹下答之昱曰家公欲與君結交何爲見拜丹曰君房有是言丹未之許也丹子有同門生喪親家在中山白丹欲往奔慰結侶將行丹怒而撻之令寄縑以祠焉或問其故丹曰交道之難未易言也世稱管鮑次則王貢張陳凶其終蕭朱隙其末故知全之者鮮矣時人服其言客初有薦士於丹者因選舉之而後所舉者陷罪丹坐以免客慚懼自絕而丹終無所言尋復

徵爲太子大傅乃呼客謂曰子之自絕何量丹之薄也不爲設食以罰之相待如舊其後遜位卒于家

王良字仲子東海蘭陵人也少好學習小夏侯尚書王莽時寢病不仕教授諸生千餘人建武二年大司馬吳漢辟不應三年徵拜諫議大夫數有忠言以禮進止朝廷敬之遷沛郡太守至蘄縣稱病不之府官屬皆隨就之良遂上疾篤乞骸骨徵拜太中大夫六年代宣秉爲大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妻子不入官舍布被瓦器時司徒史鮑恢以事到東海過候其家而良妻布裙曳柴從田中歸恢告曰我司徒史也故來

受書欲見夫人妻曰妾是也苦掾無書恢乃下拜歎息而還聞者莫不嘉之後以病歸一歲復徵至滎陽疾篤不任進道乃過其友人友人不肯見曰不有忠言竒謀而取大位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遂拒之良慚自後連徵輒稱病詔以玄纁聘之遂不應後光武幸蘭陵遣使者問良所疾苦不能言對詔復其子孫邑中徭役卒於家

論曰夫利仁者或借仁以從利體義者不期體以合義季文子妾不衣帛魯人以爲美談公孫弘身服布被汲黯譏其多詐事實未殊而譽毀別議何也將體

之與利之異乎宣秉王良處位優重而秉甘疏薄良妻荷薪可謂行過乎儉然當世咨其清人君高其節豈非臨之以誠哉語曰同言而信則信在言前同令而行則誠在令外不其然乎張湛不屑矜偽之誚斯不偽矣王丹難於交執之道斯知交矣

杜林字伯山扶風茂陵人也父鄴成哀間爲涼州刺史林少好學沈深家旣多書又外氏張竦父子喜文采林從竦受學博洽多聞時稱通儒初爲郡吏王莽敗盜賊起林與弟成及同郡范逵孟冀等將細弱俱客河西道逢賊數千人遂掠取財裝褫奪衣服拔刃

向林等將欲殺之冀仰曰願一言而歿將軍知天神乎赤眉兵衆百萬所向無前而殘賊不道卒至破敗今將軍以數千之衆欲規霸王之事不行仁恩而反遵覆車不畏天乎賊遂釋之俱免於難隗囂素聞林志節深相敬待以爲持書平後因疾告去辭還祿食囂復欲令疆起遂稱篤囂意雖相望且欲優容之乃出令曰杜伯山天子所不能臣諸侯所不能友蓋伯夷叔齊恥食周粟今且從師友之位須道開通使順所志林雖拘於蹻而終不屈節建武六年弟成物故囂乃聽林持喪東歸旣遣而悔追令刺客楊賢於隴

砥遞殺之賢見林身推鹿車載致弟喪乃嘆曰當今
之世誰能行義我雖小人何忍殺義士因亾去光武
聞林已還三輔乃徵拜侍御史引見問以經書故舊
及西州事甚悅之賜車馬衣被羣寮知林以名德用
甚尊憚之京師士大夫咸推其博洽河南鄭興東海
衛宏等皆長於古學興嘗師事劉歆林既遇之欣然
言曰林得興等固諧矣使宏得林且有以益之及宏
覘林闇然而服濟南徐巡始師事宏後皆更受林學
林前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常寶愛之雖遭
艱困握持不離身出以示宏等曰林流離兵亂常恐
斯經將絕何意東海衛子濟南徐生復能傳之是道
竟不墜於地也古文雖不合時務然願諸生無悔所
學宏巡益重之於是古文遂行明年大議郊祀制多
以爲周郊后稷漢當祀堯詔復下公卿議議者僉同
帝亦然之林獨以爲周室之興祚由后稷漢業特起
功不緣堯祖宗故事所宜因循定從林議後代王良
爲大司徒司直林薦同郡范滂趙秉申屠剛及隴西
牛邯等皆被擢用士多歸之十一年司直官罷以林
代郭憲爲光祿勳內奉宿衛外總三署周密敬慎選
舉稱平郎有好學者輒見誘進朝夕滿堂十四年羣

臣上言古者肉刑嚴重則人畏法令今憲律輕薄故
姦軌不勝宜增科禁以防其源詔下公卿林奏曰夫
人情挫辱則義節之風損法防繁多則苟免之行興
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
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古之明王深識遠慮動居其厚
不務多辟周之五刑不過三千大漢初興詳覽失得
故破矩爲圓斲彫爲樸蠲除苛政更立疏網海內歡
欣人懷寬德及至其後漸以滋章吹毛索疵詆欺無
限果桃李茹之饋集以成臧小事無妨於義以爲大
戮故國無廉士家無完行至於法不能禁令不能止

上下相通爲敝彌深臣愚以爲宜如舊制不合翻移
帝從之後皇太子彊求乞自退封東海王故重選官
屬以林爲王傅從駕南巡狩時諸王傅數被引命或
多交游不得應詔唯林守慎有召必至餘人雖不見
譴而林特受賞賜又辭不敢受帝益重之明年代丁
恭爲少府二十二年復爲光祿勳頃之代朱浮爲大
司空博雅多通稱爲任職相明年薨帝親自臨喪送
葬除子喬爲郎詔曰公侯子孫必復其始賢者之後
宜宰城邑其以喬爲丹水長
論曰夫威彊以自禦力損則身危飾詐以圖已詐窮

則道屈而忠信篤敬蠻貊行焉者誠以德之感物厚矣故趙孟懷忠匹夫成其仁杜林行義烈士假其命易曰人之所助者順有不誣矣

郭丹字少卿南陽穰人也父稚成帝時爲廬江太守有清名丹七歲而孤小心孝順後母哀憐之爲鬻衣裝買產業後從師長安買符入函谷關乃慨然嘆曰丹不乘使者車終不出關旣至京師常爲都講諸儒咸敬重之大司馬嚴光請丹辭病不就王莽又徵之遂與諸生逃於北地更始二年三公舉丹賢能徵爲諫議大夫持節使歸南陽安集受降丹自去家十有

二年果乘高車出關如其志焉更始敗諸將悉歸光武竝獲封爵丹獨保平氏不下爲更始發喪衰絰盡哀建武二年遂潛逃去敝衣閒行涉歷險阻求謁更始妻子奉還節傳因歸鄉里太守杜詩請爲功曹丹薦鄉人長者自代而去詩乃歎曰昔明王興化卿士讓位今功曹推賢可謂至德勅以丹事編署黃堂以爲後法十三年大司馬吳漢辟舉高第再遷并州牧有清平稱轉使匈奴中郎將遷左馮翊永平三年代李訢爲司徒在朝廉直公正與侯霸杜林張湛郭伋齊名相善明年坐考隴西太守鄧融事無所據策免

五年卒於家時年八十七以河南尹范遷有清行代
爲司徒遷字子廬沛國人初爲漁陽太守以智略安
邊匈奴不敢入界及在公輔有宅數畝田不過一頃
復推與兄子其妻嘗謂曰君有四子而無立錐之地
可餘奉祿以爲後世業遷曰吾備位大臣而蓄財求
利何以示後世在位四年薨家無擔石焉後顯宗因
朝會問羣臣郭丹家今何如宗正劉匡對曰昔孫叔
敖相楚馬不秣粟妻不衣帛子孫竟蒙寢丘之封丹
出典州郡入爲三公而家無遺產子孫困匱帝乃下
南陽訪求其嗣長子宇官至常山太守少子濟趙相

吳良字大儀齊國臨淄人也初爲郡吏歲旦與掾史
入賀門下掾王望舉觴上壽諂稱太守功德良於下
坐勃然進曰望佞邪之人欺諂無狀願勿受其觴太
守斂容而止讌罷轉良爲功曹恥以言受進終不肯
謁時票騎將軍東平王蒼聞而辟之署爲西曹蒼甚
相敬愛上疏薦良曰臣聞爲國所重必在得人報恩
之義莫大薦士竊見臣府西曹掾齊國吳良資質敦
固公方廉恪躬儉安貧白首一節又治尚書學通師
法經任博士行中表儀宜備宿衛以輔聖政臣蒼榮
寵絕矣憂責深大私慕公叔同升之義懼於臧文竊

後漢書 傳 卷五十七
位之罪敢乘愚瞽犯冒嚴禁顯宗以示公卿曰前以
事見良鬚髮皓然衣冠甚偉夫薦賢助國宰相之職
蕭何舉韓信設壇而拜不復考試今以良爲議郎永
平中車駕近出而信陽侯陰就干突禁衛車府令徐
匡鉤就車收御者送獄詔書譴匡匡乃自繫良上言
曰信陽侯就倚恃外戚干犯乘輿無人臣禮爲大不
敬匡執法守正反下于理臣恐聖化由是而弛帝雖
赦匡猶左轉良爲卽丘長後遷司徒長史每處大議
輒據經典不希旨偶俗以徼時譽後坐事免復拜議
郎卒於官

承宮字少子琅邪姑幕人也少孤年八歲爲人牧豕
鄉里徐子盛者以春秋經授諸生數百人宮過息廬
下樂其業因就聽經遂請留門下爲諸生拾薪執苦
數年勤學不倦經典旣明乃歸家教授遭天下喪亂
遂將諸生避地漢中後與妻子之蒙陰山肆力耕種
禾黍將熟人有認之者宮不與計推之而去由是顯
名三府更辟皆不應永平中徵詣公車駕臨辟雍召
宮拜博士遷左中郎將數納忠言陳政論議切慤朝
臣憚其節名播匈奴時北單于遣使求得見宮顯宗
勅自整飾宮對曰夷狄眩名非識實者也臣狀醜不

後漢書傳 卷五十七
可以示遠宜選有威容者帝乃以大鴻臚魏應代之
十七年拜侍中祭酒建初元年卒肅宗哀歎賜以冢
地妻上書乞歸葬鄉里復賜錢三十萬

鄭均字仲虞東平任城人也少好黃老書兄爲縣吏
頗受禮遺均數諫止不聽卽脫身爲傭歲餘得錢帛
歸以與兄曰物盡可復得爲吏坐臧終身捐棄兄感
其言遂爲廉潔均好義篤實養寡嫂孤兒恩禮敦至
常稱疾家庭不應州郡辟召郡將欲必致之使縣令
譎將詣門旣至卒不能屈均於是客於濮陽建初三
年司徒鮑昱辟之後舉直言竝不詣六年公車特徵

再遷尚書數納忠言肅宗敬重之後以病乞骸骨拜
議郎告歸因稱病篤帝賜以衣冠元和元年詔告廬
江太守東平相曰議郎鄭均束脩安貧恭儉節整前
在機密以病致仕守善貞固黃髮不怠又前安邑令
毛義躬履遜讓比徵辭病淳潔之風東州稱仁書不
云乎章厥有常吉哉其賜均義穀各千斛常以八月
長吏存問賜羊酒顯茲異行明年帝東巡過任城乃
幸均舍勅賜尚書祿以終其身時人號爲白衣尚書
永元中卒于家

趙典字仲經蜀郡成都人也父戒爲太尉桓帝立以

定策封厨亭侯典少篤行隱約博學經書弟子自遠
方至建和初四府表薦徵拜議郎侍講禁內再遷爲
侍中時帝欲廣開鴻池典諫曰鴻池汎溉已且百頃
猶復增而深之非所以崇唐虞之約已遵孝文之愛
人也帝納其言而止父卒襲封出爲弘農太守轉右
扶風公事去官徵拜城門校尉轉將作大匠遷少府
又轉大鴻臚時恩澤諸侯以無勞受封羣臣不悅而
莫敢諫典獨奏曰夫無功而賞勞者不勸上忝下辱
亂象干度且高祖之誓非功臣不封宜一切削免爵
土以存舊典帝不從頃之轉太僕遷太常朝廷每有

災異疑議輒諮問之典據經正對無所曲折每得賞
賜輒分與諸生之貧者後以諫爭違旨免官就國會
帝崩時禁藩國諸侯不得奔弔典慨然曰身從衣褐
之中致位上列且烏烏反哺報德況於士邪遂解印
綬符策付縣而馳到京師州郡及大鴻臚竝執處其
罪而公卿百寮嘉典之義表請以租自贖詔書許之
再遷長樂少府衛尉公卿復表典篤學博聞宜備國
師會病卒使者弔祠竇太后復遣使兼贈印綬諡曰
獻侯典兄子謙謙弟溫相繼爲三公謙字彥信初平
元年代黃琬爲太尉獻帝遷都長安以謙行車騎將

軍事爲前置明年病罷復爲司隸校尉車師王侍子
爲董卓所愛數犯法謙收殺之卓大怒殺都官從事
而素敬憚謙故不加罪轉爲前將軍遣擊白波賊有
功封郟侯李傕殺司徒王允復代允爲司徒數月病
免拜尚書令是年卒諡曰忠侯溫字子柔初爲京兆
郡丞歎曰大丈夫當雄飛安能雌伏遂棄官去遭歲
大饑散家糧以賑窮餓所活萬餘人獻帝西遷都爲
侍中同輿輦至長安封江南亭侯代楊彪爲司空免
頃之復爲司徒錄尚書事時李傕與郭汜相攻傕遂
虜掠禁省劫帝幸北塢外內隔絕傕素疑溫不與已

同乃內溫於塢中又欲移乘輿於黃白城溫與傕書
曰公前託爲董公報讐然實屠陷王城殺戮大臣天
下不可家見而戶說也今與郭汜爭睚眦之際以成
千鈞之讐人在塗炭各不聊生曾不改悟遂成禍亂
朝廷仍下明詔欲令和解上命不行威澤日損而復
欲移轉乘輿更幸非所此誠老夫所不達也於易一
爲過再爲涉三而弗改滅其頂凶不如早共和解引
軍還屯上安萬乘下全人民豈不幸甚傕大怒欲遣
人殺溫董卓從弟應溫故掾也諫之數日乃獲免溫
從車駕都許建安十三年以辟司空曹操子丕爲掾

操怒奏溫辟忠臣子弟選舉不實免官是歲卒年七十二

贊曰宣鄭二王奉身清方杜林據古張湛矜莊典以義黜宮由德揚大儀鵠髮見表憲王少卿志仕終乘高箱

後漢書卷第五十七

後漢書卷第五十八

桓馮列傳十八

桓譚字君山沛國相人也父成帝時爲太樂令譚以父任爲郎因好音律善鼓琴博學多通徧習五經皆詁訓大義不爲章句能文章尤好古學數從劉歆楊雄辯析疑異性嗜倡樂簡易不修威儀而意非毀俗儒由是多見排抵哀平間位不過郎傅皇后父孔鄉侯晏深善於譚是時高安侯董賢寵幸女弟爲昭儀皇后日已疏晏嘿嘿不得意譚進說曰昔武帝欲立衛子夫陰求陳皇后之過而陳后終廢子夫竟立今

董賢至愛而女弟尤幸殆將有子夫之變可不憂哉
晏驚動曰然爲之奈何譚曰刑罰不能加無罪邪枉
不能勝正人夫士以才智要君女以媚道求主皇后
年少希更艱難或驅使醫巫外求方技此不可不備
又君侯以后父尊重而多通賓客必借以重執貽致
譏議不如謝遣門徒務執謙慤此脩己正家避禍之
道也晏曰善遂罷遣常客入白皇后如譚所戒後賢
果風太醫令真欽使求傅氏罪過遂逮后弟侍中喜
詔獄無所得乃解故傅氏終全於哀帝之時及董賢
爲大司馬聞譚名欲與之交譚先奏書於賢說以輔

國保身之術賢不能用途遂不與通當王莽居攝篡弒
之際天下之士莫不競褒稱德美作符命以求容媚
譚獨自守默然無言莽時爲掌樂大夫更始立召拜
太中大夫世祖卽位徵待詔上書言事失旨不用後
大司空宋弘薦譚拜議郎給事中因上疏陳時政所
宜曰臣聞國之廢興在於政事政事得失由乎輔佐
輔佐賢明則俊士充朝而理合世務輔佐不明則論
失時宜而舉多過事夫有國之君俱欲興化建善然
而政道未理者其所謂賢者異也昔楚莊王問孫叔
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爲國是也叔敖曰國之有是衆

所惡也恐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獨在君亦在臣乎
對曰君驕士曰士非我無從富貴士驕君曰君非士
無從安存人君或至失國而不悟士或至饑寒而不
進君臣不合則國是無從定矣莊王曰善願相國與
諸大夫共定國是也蓋善政者視俗而施教察失而
立防威德更興文武迭用然後政調於時而躁人可
定昔董仲舒言理國譬若琴瑟其不調者則解而更
張夫更張難行而拂衆者亾是故賈誼以才逐而鼂
錯以智死世雖有殊能而終莫敢談者懼於前事也
且設法禁者非能盡塞天下之姦皆合衆人之所欲

也大抵取便國利事多者則可矣夫張官置吏以理
萬人縣賞設罰以別善惡惡人誅傷則善人蒙福矣
今人相殺傷雖已伏法而私結怨讐子孫相報後忿
深前至於滅戶殄業而俗稱豪健故雖有怯弱猶勉
而行之此爲聽人自理而無復法禁者也今宜申明
舊令若已伏官誅而私相傷殺者雖一身逃亾皆徙
家屬於邊其相傷者加常二等不得雇山贖罪如此
則仇怨自解盜賊息矣夫理國之道舉本業而抑末
利是以先帝禁人二業錮商賈不得宦爲吏此所以
抑并兼長廉恥也今富商大賈多放田貨中家子弟

爲之保役趨走與臣僕等勤收稅與封君比入是以
衆人慕効不耕而食至乃多通侈靡以淫耳目今可
令諸商賈自相糾告若非身力所得皆以臧畀告者
如此則專役一已不敢以貨與人事寡力弱必歸功
田畝田畝脩則穀入多而地力盡矣又見法令決事
輕重不齊或一事殊法同罪異論姦吏得因緣爲市
所欲活則出生議所欲陷則與死比是爲刑開二門
也今可令通義理明習法律者校定科比一其法度
班下郡國蠲除故條如此天下知方而獄無怨濫矣
書奏不省是時帝方信讖多以決定嫌疑又疇賞少

薄天下不時安定譚復上疏曰。臣前獻瞽言未蒙詔
報不勝憤懣冒死復陳愚夫策謀有益於政道者以
合人心而得事理也凡人情忽於見事而貴於異聞
觀先王之所記述咸以仁義正道爲本非有竒怪虛
誕之事蓋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也自子貢以下不
得而聞況後世淺儒能通之乎今諸巧慧小才伎數
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讖記以欺惑貪邪誑誤人主焉
可不抑遠之哉臣譚伏聞陛下窮折方士黃白之術
甚爲明矣而乃欲聽納讖記又何誤也其事雖有時
合譬猶卜數隻偶之類陛下宜垂明聽發聖意屏羣

後漢書 卷三十八
小之曲說述五經之正義略雷同之俗語詳通人之雅謀又臣聞安平則尊道術之士有難則貴介胄之臣今聖朝興復祖統爲人臣主而四方盜賊未盡歸伏者此權謀未得也臣譚伏觀陛下用兵諸所降下旣無重賞以相恩誘或至虜掠奪其財物是以兵長渠率各生狐疑黨輩連結歲月不解古人有言曰天下皆知取之爲取而莫知與之爲取陛下誠能輕爵重賞與士共之則何招而不至何說而不釋何向而不開何征而不剋如此則能以狹爲廣以遲爲速亾者復存失者復得矣帝省奏愈不悅其後有詔會議

靈臺所處帝謂譚曰吾欲讖決之何如譚默然良久曰臣不讀讖帝問其故譚復極言讖之非經帝大怒曰桓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譚叩頭流血良久乃得解出爲六安郡丞意忽忽不樂道病卒時年七十餘初譚著書言當世行事二十九篇號曰新論上書獻之世祖善焉琴道一篇未成肅宗使班固續成之所著賦誄書奏凡二十六篇元和中肅宗行東巡狩至沛使使者祠譚冢鄉里以爲榮

馮衍字敬通京兆杜陵人也祖野王元帝時爲大鴻臚衍幼有竒才年九歲能誦詩至二十而博通羣書

後漢書 傳 卷五十八 王莽時諸公多薦舉之者衍辭不肯仕時天下兵起莽遣更始將軍廉丹討伐山東丹辟衍爲掾與俱至定陶莽追詔丹曰倉廩盡矣府庫空矣可以怒矣可以戰矣將軍受國重任不捐身於中野無以報恩塞責丹惶恐夜召衍以書示之衍因說丹曰衍聞順而成者道之所大也逆而功者權之所貴也是故期於有成不問所由論於大體不守小節昔逢丑父伏軾而使其君取飲稱於諸侯鄭祭仲立突而出忽終得復位美於春秋蓋以死易生以存易亾君子之道也詭於衆意寧國存身賢智之慮也故易曰窮則變變

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若夫知其不可而必行之破軍殘衆無補於主身死之日負義於時智者不爲勇者不行且衍聞之得時無怠張良以五世相韓椎秦始皇博浪之中勇冠乎賁育名高乎泰山將軍之先爲漢信臣新室之興英俊不附今海內潰亂人懷漢德甚於詩人思召公也愛其甘棠而況子孫乎人所歌舞天必從之方今爲將軍計莫若屯據大郡鎮撫吏士砥礪其節百里之內牛酒日賜納雄桀之士詢忠智之謀要將來之心待從橫之變興社稷之利除萬人之害則福祿流於無窮功烈著

於不滅何與軍覆於中原身膏於草野功敗名喪恥
及先祖哉聖人轉禍而爲福智士因敗而爲功願明
公深計而無與俗同丹不能從進入睢陽復說丹曰
蓋聞明者見於無形智者慮於未萌況其昭哲者乎
凡患生於所忽禍發於細微敗不可悔時不可失公
孫鞅曰有高人之行負非於世有獨見之慮見贅於
人故信庸庸之論破金石之策襲當世之操失高明
之德夫決者智之君也疑者事之役也時不重至公
勿再計丹不聽遂進及無鹽與赤眉戰死衍乃亡命
河東更始二年遣尚書僕射鮑永行大將軍事安集

北方衍因以計說永曰衍聞明君不惡切慙之言以
測幽冥之論忠臣不顧爭引之患以達萬機之變是
故君臣兩興功名兼立銘勒金石令問不忘今衍幸
逢寬明之日將值危言之時豈敢拱默避罪而不竭
其誠哉伏念天下離王莽之害久矣始自東郡之師
繼以西海之役巴蜀沒於南夷緣邊破於北狄遠征
萬里暴兵累年禍挈未解兵連不息刑法彌深賦歛
愈重衆彊之黨橫擊於外百僚之臣貪殘於內元元
無聊饑寒竝臻父子流亾夫婦離散廬落丘墟田疇
蕪穢疾疫大興災異蜂起於是江湖之上海岱之濱

風騰波涌更相駘藉四垂之人肝腦塗地死亾之數不啻太半殃咎之毒痛入骨髓匹夫僮婦咸懷怨怒皇帝以聖德靈威龍興鳳舉率宛葉之衆將散亂之兵唾血昆陽長驅武關破百萬之陳摧九虎之軍雷震四海席卷天下攘除禍亂誅滅無道一朞之間海內大定繼高祖之休烈脩文武之絕業社稷復存炎精更輝德冠往初功無與二天下自以去亾新就聖漢當蒙其福而賴其願樹恩布德易以周洽其猶順驚風而飛鴻毛也然而諸將虜掠逆倫絕理殺人父子妻人婦女燔其室屋略其財產饑者毛食寒者裸

跣寃結失望無所歸命今大將軍以明淑之德秉大使之權統三軍之政存撫并州之人惠愛之誠加乎百姓高世之聲聞乎羣士故其延頸企踵而望者非特一人也且大將軍之事豈得珪璧其行束脩其心而已哉將定國家之大業成天地之元功也昔周宣中興之主齊相霸彊之君耳猶有申伯召虎夷吾吉甫攘其蝥賊安其疆宇況乎萬里之漢明帝復興而大將軍爲之梁棟此誠不可以忽也且衍聞之兵久則力屈人愁則變生今邯鄲之賊未滅真定之際復擾而大將軍所部不過百里守城不休戰軍不息兵

後漢書 卷五十一
革雲翔百姓震駭奈何自怠不爲深憂夫并州之地東帶名關北逼疆胡年穀獨孰人庶多資斯四戰之地攻守之場也如其不虞何以待之故曰德不素積人不爲用備不豫具難以應卒今生人之命縣於將軍將軍所杖必須良才宜改易非任更選賢能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審得其人以承大將軍之明則雖山澤之人無不感德思樂爲用矣然後簡精銳之卒發屯守之士三軍旣整甲兵已具相其土地之饒觀其水泉之利制屯田之術習戰射之教則威風遠暢人安其業矣若鎮太原撫上黨收百姓之歡心樹名

賢之良佐天下無變則足以顯聲譽一朝有事則可以建大功惟大將軍開日月之明發深淵之慮監六經之論觀孫吳之策省羣議之是非詳衆士之白黑以超周南之迹垂甘棠之風今夫功烈施於千載富貴傳于無窮伊望之策何以加茲永旣素重衍爲且受使得自置偏裨乃以衍爲立漢將軍領狼孟長屯太原與上黨太守田邑等繕甲養士扞衛并土及世祖卽位遣宗正劉延攻天井關與田邑連戰十餘合延不得進邑迎母弟妻子爲延所獲後邑聞更始敗乃遣使詣洛陽獻璧馬卽拜爲上黨太守因遣使者

招永衍永衍等疑不肯降而忿邑背前約衍乃遺邑書曰蓋聞晉文出奔而子犯宣其忠趙武逢難而程嬰明其賢二子之義當矣今三王背叛赤眉危國天下螳動社稷顛隕是忠臣立功之日志士馳馬之秋也伯玉擢選剖符專宰大郡夫上黨之地有四塞之固東帶三關西爲國蔽奈何舉之以資疆敵開天下之匈假仇讐之刃豈不哀哉衍聞之委質爲臣無有二心挈瓶之智守不假器是以晏嬰臨盟擬以曲戟不易其辭謝息守郕脅以晉魯不喪其邑由是言之內無鉤頸之禍外無桃萊之利而被畔人之聲蒙降

城之恥竊爲左右羞之且邾庶其竊邑畔君以要大利曰賤而必書莒牟夷以土地求食而名不滅是以大丈夫動則思禮行則思義未有背此而身名能全者也爲伯玉深計莫若與鮑尚書同情戮力顯忠貞之節立超世之功如以尊親係累之故能捐位投命歸之尚書大義旣全敵人紆怨上不損剖符之責下足救老幼之命申眉高談無愧天下若乃貪上黨之權惜全邦之實衍恐伯玉必懷周趙之憂上黨復有前年之禍昔晏平仲納延陵之誨終免欒高之難孫林父違穆子之戒故陷終身之惡以爲伯玉聞此至

言必若刺心自非嬰城而堅守則策馬而不顧也聖人轉禍而爲福智士因敗以成勝願自彊於時無與俗同邑報書曰僕雖驚怯亦欲爲人者也豈苟貪生而畏死哉曲戟在頸不易其心誠僕志也間者老母諸弟見執於軍而邑安然不顧者豈非重其節乎若使人居天地壽如金石嬰長生而避死地可也今百齡之期未有能至老壯之間相去幾何誠使故朝尚在忠義可立雖老親受戮妻兒橫分邑之願也間者上黨黠賊大衆圍城義兵兩輩入據井陘邑親潰敵圍拒擊宗正自試智勇非不能當誠知故朝爲兵所

害新帝司徒已定三輔隴西北地從風響應其事昭昭日月經天河海帶地不足以比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天下存亾誠云命也邑雖沒身能如命何夫人道之本有恩有義義有所宜恩有所施君臣大義母子至恩今故主已亾義其誰爲老母拘執恩所當留而厲以貪權誘以策馬抑其利心必其不顧何其愚乎邑年三十歷位卿士性少嗜慾情厭事爲況今位尊身危財多命殆鄙人知之何疑君子君長敬通揭節垂組自相署立蓋仲由使門人爲臣孔子譏其欺天君長據位兩州加以一郡而河東畔國兵不入堯上

後漢書 卷五十八
黨見圍不窺太谷宗正臨境莫之能援兵威屈辱國
權日損三王背畔赤眉害主未見兼行倍道之赴昔
墨翟累繭救宋申包胥重脰存楚衛女馳歸唁兄之
志主亾一歲莫知定所虛冀妄言苟肆鄙塞未能事
生安能事死未知爲臣焉知爲主豈厭爲臣子思爲
君父乎欲搖泰山而蕩北海事敗身危要思邑言衍
不從或訛言更始隨赤眉在北永衍信之故屯兵界
休方移書上黨云皇帝在雍以惑百姓永遣弟升及
子壻張舒誘降涅城舒家在上黨邑悉繫之又書勸
永降永不答自是與邑有隙邑字伯玉馮翊人也後

爲漁陽太守永衍審知更始已歿乃共罷兵幅巾降
於河內帝怨衍等不時至永以立功得贖罪遂任用
之而衍獨見黜永謂衍曰昔高祖賞季布之罪誅丁
固之功今遭明主亦何憂哉衍日記有之人有挑其
鄰人之妻者挑其長者長者詈之挑其少者少者報
之後其夫死而取其長者或謂之曰夫非罵爾者邪
曰在人欲其報我在我欲其罵人也夫天命難知人
道易守守道之臣何患死亾頃之帝以衍爲曲陽令
誅斬劇賊郭勝等降五千餘人論功當封以讒毀故
賞不行建武六年日食衍上書陳八事其一曰顯文

德二曰褒武烈三曰修舊功四曰招俊傑五曰明好
惡六曰簡法令七曰差秩祿八曰撫邊境書奏帝將
召見初衍爲狼孟長以罪摧陷大姓令狐略是時略
爲司空長史讒之於尚書令王護尚書周生豐曰衍
所以求見者欲毀君也護等懼之卽共排間衍遂不
得入後衛尉陰興新陽侯陰就以外戚貴顯深敬重
衍衍遂與之交結由是爲諸王所聘請尋爲司隸從
事帝懲西京外戚賓客故皆以法繩之大者抵死徒
其餘至貶黜衍由此得罪嘗自詣獄有詔赦不問西
歸故郡閉門自保不敢復與親故通建武末上疏自

陳曰臣伏念高祖之略而陳平之謀毀之則疏譽之
則親以文帝之明而魏尚之忠繩之以法則爲罪施
之以德則爲功逮至晚世董仲舒言道德見妬於公
孫弘李廣奮節於匈奴見排於衛青此忠臣之常所
爲流涕也臣衍自惟微賤之臣上無無知之薦下無
馮唐之說乏董生之才寡李廣之勢而欲免讒口濟
怨嫌豈不難哉臣衍之先祖以忠貞之故成私門之
禍而臣衍復遭擾攘之時值兵革之際不敢回行求
時之利事君無傾邪之謀將帥無虜掠之心衛尉陰
興敬慎周密內自脩勅外遠嫌疑故敢與交通與知

後漢書 傳 卷五十一
臣之貧數欲本業之臣自惟無三益之才不敢處三
損之地固讓而不受之昔在更始太原執貨財之柄
居倉卒之間據位食祿二十餘年而財產歲狹居處
日貧家無布帛之積出無輿馬之飾於今遭清明之
時飭躬力行之秋而怨讐叢興譏議橫世蓋富貴易
爲善貧賤難爲工也疏遠壟畝之臣無望高闕之下
惶恐自陳以救罪尤書奏猶以前過不用衍不得志
退而作賦又自論曰馮子以爲大人之德不碌碌如
玉落落如石風興雲蒸一龍一蛇與道翱翔與時變
化美豈守一節哉用之則行舍之則藏進退無主屈

伸無常故曰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有度無度與物趣
舍常務道德之實而不求當世之名闊略杪小之禮
蕩佚人間之事正身直行恬然肆志顧嘗好倣儻之
策時莫能聽用其謀喟然長嘆自傷不遭久棲遲於
小官不得舒其所懷抑心折節意悽情悲夫伐冰之
家不利雞豚之息委積之臣不操市井之利況歷位
食祿二十餘年而財產益狹居處益貧惟夫君子之
仕行其道也慮時務者不能興其德爲身求者不能
成其功去而歸家復羈旅於州郡身愈據職家彌窮
困卒離饑寒之災有喪元子之禍先將軍葬渭陵哀

帝之崩也營之以爲園於是以新豐之東鴻門之上
壽安之中地執高敞四通廣大南望鄜山北屬涇渭
東瞰河華龍門之陽三晉之路西顧鄠郛周秦之丘
宮觀之墟通視千里覽見舊都遂定坐焉退而幽居
蓋忠臣過故墟而歔歔孝子入舊室而哀歎每念祖
考著盛德於前垂鴻烈於後遭時之禍墳墓蕪穢春
秋蒸嘗昭穆無列年衰歲暮悼無成功將西田牧肥
饒之野殖生產修孝道營宗廟廣祭祀然後闔門講
習道德觀覽乎孔老之論庶幾乎松喬之福上隴阪
陟高岡游精宇宙流目八紘歷觀九州山川之體追

覽上古得失之風愍道陵遲傷德分崩夫覩其終必
原其始故存其人而詠其道疆理九野經營五山耿
然有思陵雲之意乃作賦自厲命其篇曰顯志顯志
者言光明風化之情昭章玄妙之思也其辭曰開歲
發春兮百卉含英甲子之朝兮汨吾西征發軔新豐
兮裴回鎬京陵飛廉而太息兮登平陽而懷傷悲時
俗之險阨兮哀好惡之無常棄衡石而意量兮隨風
波而飛揚紛紛流於權利兮親雷同而妒異獨耿介
而慕古今豈時人之所意沮先聖之成論兮邈名賢
之高風忽道德之珍麗兮務富貴之樂耽遵大路而

後漢書 傳 卷五十八
主
裴回兮履孔德之窈冥固衆夫之所眩兮孰能觀於
無形行勁直以離尤兮羌前人之所有內自省而不
慚兮遂定志而弗改欣吾黨之唐虞兮愍吾生之愁
勤聊發憤而揚情兮將以蕩夫憂心往者不可攀援
兮來者不可與期病沒世之不稱兮願橫逝而無由
陟雍時而消搖兮超略陽而不反念人生之不再兮
悲六親之日遠陟九嶷而臨叟薛兮聽涇渭之波聲
顧鴻門而歔歔兮哀吾孤之早零何天命之不純兮
信吾罪之所生傷誠善之無辜兮齋此恨而入冥嗟
我思之不遠兮豈敗事之可悔雖九死而不眠兮恐

餘殃之有再淚洸瀾而雨集兮氣滂滂而雲披心怫
鬱而紆結兮意沈抑而內悲瞰太行之嵯峩兮觀壺
口之崢嶸悼丘墓之蕪穢兮恨昭穆之不榮歲忽忽
而日邁兮壽冉冉其不與恥功業之無成兮赴原野
而窮處昔伊尹之干湯兮七十說而乃信臯陶釣於
雷澤兮賴虞舜而後親無二士之遭遇兮抱忠貞而
莫達率妻子而耕耘兮委厥美而不伐韓盧抑而不
縱兮騏驥絆而不試獨慷慨而遠覽兮非庸庸之所
識卑衛賜之阜貨兮高顏回之所慕重祖考之洪烈
兮故收功於此路循四時之伐謝兮分五土之刑德

後漢書 卷五十八
相林麓之所產兮嘗水泉之所殖修神農之本業兮
採軒轅之奇策追周棄之遺教兮軼范蠡之絕迹陟
隴山以踰望兮眇然覽於八荒風波飄其並興兮情
惆悵而增傷覽河華之決漭兮望秦晉之故國憤馮
亭之不遂兮愠去疾之遭惑流山岳而周覽兮徇碣
石與洞庭浮江河而入海兮沂淮濟而上征瞻燕齊
之舊居兮歷宋楚之名都哀羣后之不祀兮痛列國
之爲墟馳中夏而升降兮路紆軫而多艱講聖哲之
通論兮心幅憶而紛紜惟天路之同軌兮或帝王之
異政堯舜煥其蕩蕩兮禹承平而革命并日夜而幽

思兮終怵憚而洞疑高陽懇其超遠兮世孰可與論
茲訊夏啓於甘澤兮傷帝典之始傾頌成康之載德
兮詠南風之歌聲思唐虞之晏晏兮揖稷契與爲朋
苗裔紛其條暢兮至湯武而勃興昔三后之純粹兮
每季世而窮禍弔夏桀於南巢兮哭殷紂於牧野詔
伊尹於亳郊兮享呂望於艷洲功與日月齊光兮名
與三王爭流楊朱號乎衢路兮墨子泣乎白絲知漸
染之易性兮怨造作之弗思美關雎之識微兮愍王
道之將崩拔周唐之盛德兮拮桓文之譎功忿戰國
之遘禍兮憎權臣之擅彊黜楚子於南郢兮執趙武

於溴梁善忠信之救時兮惡詐謀之妄作聘申叔於
陳蔡兮禽荀息於虞號誅犁鋤之介聖兮討臧倉之
愬知嬖子反於彭城兮爵管仲於夷儀疾兵革之寢
滋兮苦攻伐之萌生沈孫武於五湖兮斬白起於長
平惡叢巧之亂世兮毒縱橫之敗俗流蘇秦於洹水
兮幽張儀於鬼谷澄德化之陵遲兮烈刑罰之峭峻
燔商鞅之法術兮燒韓非之說論誚始皇之跋扈兮
投李斯於四裔滅先王之法則兮禍濩淫而弘大援
前聖以制中兮矯二主之驕奢饁女齊於絳臺兮饗
檄舉於章華擗道德之光耀兮匡衰世之眇風褻宋

襄於泓谷兮表季札於延陵撫仁智之英華兮激亂
國之末流觀鄭僑於溱洧兮訪晏嬰於營丘日曠曠
其將暮兮獨於邑而煩惑夫何九州之博大兮迷不
知路之南北駟素蚪而馳騁兮乘翠雲而相伴就伯
夷而折中兮得務光而愈明款子高於中野兮遇伯
成而定慮欽真人之德美兮淹躊躇而弗去意斟悒
而不澹兮俟回風而容與求善卷之所存兮遇許由
於負黍軼吾車於箕陽兮秣吾馬於潁潁聞至言而
曉領兮還吾反乎故宇覽天地之幽奧兮統萬物之
維綱究陰陽之變化兮昭五德之精光躍青龍於滄

海兮豢白虎於金山鑿巖石而爲室兮託高陽以養
仙神雀翔於鴻崖兮玄武潛於嬰冥伏朱樓而四望
兮採三秀之華英纂前修之夸節兮曜往昔之光勲
披綺季之麗服兮揚屈原之靈芬高吾冠之岌岌兮
長吾佩之洋洋飲六醴之清液兮食五芝之茂英捷
六枳而爲籬兮築蕙若而爲室播蘭芷於中廷兮列
杜衡於外術攢射于雜蘼蕪兮構木蘭與新夷光扈
扈而煬燿兮紛郁郁而暢美華芳畢其發越兮時恍
惚而莫貴非惜身之培軻兮憐衆美之憔悴游精神
於大宅兮抗玄妙之常操處清靜以養志兮實吾心

之所樂山峨峨而造天兮林冥冥而暢茂鸞回翔索
其羣兮鹿哀鳴而求其友誦古今以散思兮覽聖賢
以自鎮嘉孔丘之知命兮大老聃之貴玄德與道其
孰寶兮名與身其孰親陂山谷而間處兮守寂寞而
存神夫莊周之釣魚兮辭卿相之顯位於陵子之灌
園兮似至人之髣髴蓋隱約而得道兮羌窮悟而入
術離塵垢之窈冥兮配喬松之妙節惟吾志之所庶
兮固與俗其不同旣傲儻而高引兮願觀其從容顯
宗卽位又多短衍以文過其實遂廢於家衍娶北地
女任氏爲妻悍忌不得畜媵妾兒女常自操井曰老

竟逐之遂埒壤於時然有大志不戚戚於賤貧居常
慷慨歎曰行少事名賢經歷顯位懷金垂紫揭節奉
使不求苟得常有凌雲之志三公之貴千金之富不
得其願不槩於懷貧而不衰賤而不恨年雖疲曳猶
庶幾名賢之風修道德於幽冥之路以終身名爲後
世法居貧年老卒于家所著賦誄銘說問交德誥慎
情書記說自序官錄說策五十篇肅宗甚重其文子
豹

豹字仲文年十二母爲父所出後母惡之嘗因豹夜
寐欲行毒害豹逃走得免敬事愈謹而母疾之益深

時人稱其孝長好儒學以詩春秋教麗山下鄉里爲
之語曰道德彬彬馮仲文舉孝廉拜尚書郎忠勤不
懈每奏事未報常俯伏省閣或從昏至明肅宗聞而
嘉之使黃門持被覆豹勅令勿驚由是數加賞賜是
時方平西域以豹有才謀拜爲河西副校尉和帝初
數言邊事奏置戍已校尉城郭諸國復率舊職遷武
威太守視事二年河西稱之復徵入爲尚書永元十
四年卒於官

論曰夫貴者負執而驕人才士負能而遺行其大略
然也二子不其然乎馮衍之引挑妻之譬得矣夫納

後漢書卷第五十八
妻皆知取訾已者而取士則不能何也豈非反如情
易而恕義情難光武雖得之於鮑永猶失之於馮衍
夫然義直所以見屈於既往守節故以彌阻於來情
嗚呼
贊曰譚非讖術行晚委質道不相謀詭時同失體兼
上才策微下秩

後漢書卷第五十八

後漢書卷第五十九

申屠鮑鄧列傳十九

申屠剛字巨卿扶風茂陵人也七世祖嘉文帝時爲
丞相剛質性方直常慕史鮑汲黯之爲人仕郡功曹
平帝時王莽專政朝多猜忌遂隔絕帝外家馮衛二
族不得交官剛常疾之及舉賢良方正因對策曰臣
聞王事失則神祇怨怒姦邪亂正故陰陽謬錯此天
所以譴告王者欲令失道之君曠然覺悟懷邪之臣
懼然自刻者也今朝廷不考功校德而虛納毀譽數
下詔書張設重法抑斷誹謗禁割論議罪之重者乃

至腰斬傷忠臣之情挫直士之銳殆垂建進善之旌
縣敢諫之鼓闢四門之路明四目之義也臣聞成王
幼少周公攝政聽言下賢均權布寵無舊無新唯仁
是親動順天地舉措不失然近則召公不悅遠則四
國流言夫子母之性天道至親今聖主幼少始免繼
緜卽位以來至親分離外戚杜隔恩不得通且漢家
之制雖任英賢猶援姻戚親疏相錯杜塞間隙誠所
以安宗廟重社稷也今馮衛無罪久廢不錄或處窮
僻不若民庶誠非慈愛忠孝承上之意夫爲人後者
自有正義至尊至卑其執不嫌是以人無賢愚莫不

爲怨姦臣賊子以之爲便不諱之變誠難其慮今之
保傳非古之周公周公至聖猶尚有累何況事失其
衷不合天心者哉昔周公先遣伯禽守封於魯以義
割恩寵不加後故配天郊祀三十餘世霍光秉政輔
翼少主修善進士名爲忠直而尊崇其宗黨摧抑外
戚結貴據權至堅至固終沒之後受禍滅門方今師
傳皆以伊周之位據賢保之任以此思化則功何不
至不思其危則禍何不到損益之際孔父攸歎持滿
之戒老氏所慎蓋功冠天下者不安威震人主者不
全今承衰亂之後繼重敝之世公家屈竭賦歛重數

苛吏奪其時貪夫侵其財百姓困乏疾疫天命盜賊
羣輩且以萬數軍行衆止竊號自立攻犯京師燔燒
縣邑至乃訛言積弩入宮宿衛驚懼自漢興以來誠
未有也國家微弱姦謀不禁六極之效危於累卵王
者承天順地典爵主刑不敢以天官私其宗不敢以
天罰輕其親陛下宜遂聖明之德昭然覺悟遠述帝
王之迹近遵孝文之業差五品之屬納至親之序亟
遣使者徵中山太后置之別宮令時朝見又召馮衛
二族裁與冗職使得執戟親奉宿衛以防未然之符
以抑患禍之端上安社稷下全保傳內和親戚外絕

邪謀書奏莽令元后下詔曰剛所言僻經妄說違背
大義其罷歸田里後莽篡位剛遂避地河西轉入巴
蜀往來二十許年及隗囂據隴右欲背漢而附公孫
述剛說之曰愚聞人所歸者天所與人所畔者天所
去也伏念本朝躬聖德舉義兵龔行天罰所當必摧
誠天之所福非人力也將軍本無尺土孤立一隅宜
推誠奉順與朝并力上應天心下疇人望爲國立功
可以末年嫌疑之事聖人所絕以將軍之威重遠在
千里動作舉措可不慎與今璽書數到委國歸信欲
與將軍共同吉凶布衣相與尚有沒身不負然諾之

信况於萬乘者哉今何畏何利又疑如是卒有非常之變上負忠孝下愧當世夫未至豫言固常爲虛及其已至又無所及是以忠言至諫希得爲用誠願反覆愚老之言囂不納遂畔從述建武七年詔書徵剛剛將歸與囂書曰愚聞專已者孤拒諫者塞孤塞之政亡國之風也雖有明聖之姿猶屈已從衆故慮無遺策舉無過事夫聖人不以獨見爲明而以萬物爲心順人者昌逆人者亡此古今之所共也將軍以布衣爲鄉里所推廊廟之計旣不豫定動軍發衆又不深料今東方政教日睦百姓平安而西州發兵人人

懷憂騷動惶懼莫敢正言羣衆疑惑人懷顧望非徒無精銳之心其患無所不至夫物窮則變生事急則計易其執然也夫離道德逆人情而能有國有家者古今未有也將軍素以忠孝顯聞是以士大夫不遠千里慕樂德義今苟欲決意徼幸此何如哉夫天所祐者順人所助者信如未蒙祐助令小人受塗地之禍毀壞終身之德敗亂君臣之節汚傷父子之恩衆賢破膽可不慎哉囂不納剛到拜侍御史遷尚書令光武嘗欲出游剛以隴蜀未平不宜宴安逸豫諫不見聽遂以頭軻乘輿輪帝遂爲止時內外羣官多帝

自選舉加以法理嚴察職事過苦尚書近臣至乃捶
撲牽曳於前羣臣莫敢正言剛每輒極諫又數言皇
太子宜時就東宮簡任賢保以成其德帝並不納以
數切諫失旨數年出為平陰令復徵拜太中大夫以
病去官卒於家

鮑永字君長上黨屯留人也父宣哀帝時任司隸校
尉為王莽所殺永少有志操習歐陽尚書事後母至
孝妻嘗於母前叱狗而永即去之初為郡功曹莽以
宣不附已欲滅其子孫都尉路平承望風旨規欲害
永太守苟諫擁護召以為吏常置府中永因數為諫

陳興復漢室翦滅篡逆之策諫每戒永曰君長幾事
不密禍倚人門永感其言及諫卒自送喪歸扶風路
平遂收永弟升太守趙興到聞乃歎曰我受漢茅土
不能立節而鮑宣死之豈可害其子也勅縣出升復
署永功曹時有矯稱侍中止傳舍者興欲謁之永疑
其詐諫不聽而出興遂駕往永乃拔佩刀截馬當匈
乃止後數日莽詔書果下捕矯稱者永由是知名舉
秀才不應更始二年徵再遷尚書僕射行大將軍事
持節將兵安集河東并州朔部得自置偏裨輒行軍
法永至河東因擊青犢大破之更始封為中陽侯永

雖爲將率而車服敝素爲道路所識時赤眉害更始
三輔道絕光武卽位遣諫議大夫儲大伯持節徵求
詣行在所未疑不從乃收繫大伯遣使馳至長安旣
知更始已亡乃發喪出大伯等封上將軍列侯印綬
悉罷兵但幅巾與諸將及同心客百餘人詣河內帝
見未問曰卿衆所在未離席叩頭曰臣事更始不能
令全誠慙以其衆幸富貴故悉罷之帝曰卿言大而
意不悅時攻懷未拔帝謂未曰我攻懷三日而兵不
下關東畏服卿可且將故人自往城下譬之卽拜未
諫議大夫至懷乃說更始河內太守於是開城而降

帝大喜賜未洛陽商里宅固辭不受時董憲裨將屯
兵於魯侵害百姓乃拜未爲魯郡太守未到擊討大
破之降者數千人唯別帥彭豐虞休皮常等各千餘
人稱將軍不肯下項之孔子闕里無故荆棘自除從
講堂至于里門未異之謂府丞及魯令曰方今危急
而闕里自開斯豈夫子欲令太守行禮助吾誅無道
邪乃會人衆修鄉射之禮請豐等共會觀視欲因此
禽之豐等亦欲圖未乃持牛酒勞饗而潛挾兵器未
覺之手格殺豐等禽破黨與帝嘉其略封爲關內侯
遷揚州牧時南土尚多寇暴未以吏人瘼傷之後乃

後漢書 卷五十九
六
緩其銜轡示誅彊橫而鎮撫其餘百姓安之會遭母
憂去官悉以財產與孤弟子建武十一年徵爲司隸
校尉帝叔父趙王良尊戚貴重未以事劾良大不敬
由是朝廷肅然莫不戒慎乃辟扶風鮑恢爲都官從
事恢亦抗直不避彊禦帝常曰貴戚且宜斂手以避
二鮑其見憚如此未行縣到霸陵路經更始墓引車
入陌從事諫止之未曰親北面事人寧有過墓不拜
雖以獲罪司隸所不避也遂下拜哭盡哀而去西至
扶風椎牛上苟諫冢帝聞之意不平問公卿曰奉使
如此何如太中大夫張湛對曰仁者行之宗忠者義

之主也仁不遺舊忠不忘君行之高者也帝意乃釋
後大司徒韓歆坐事未固請之不得以此忤帝意出
爲東海相坐度田事不實被徵諸郡守多下獄未至
城臯詔書迎拜爲兖州牧便道之官視事三年病卒
子昱

論曰鮑未守義於故主斯可以事新主矣耻以其衆
受寵斯可以受大寵矣若乃言之者雖誠而聞之未
譬豈苟進之悅易以情納持正之忤難以理求乎誠
能釋利以循道居方以從義君子之槩也
昱字文泉少傳父學客授於東平建武初太行山中

有劇賊太守戴涉聞昱鮑未子有智略乃就謁請署
守高都長昱應之遂討擊羣賊誅其渠帥道路開通
由是知名後爲泚陽長政化仁愛境內清淨荊州刺
史表上之再遷中元元年拜司隸校尉詔昱詣尚書
使封胡降檄光武遣小黃門問昱有所怪不對曰臣
聞故事通官文書不著姓又當司徒露布怪使司隸
下書而著姓也帝報曰吾固欲令天下知忠臣之子
復爲司隸也昱在職奉法守正有父風永平五年坐
救火遲免後拜汝南太守郡多陂池歲歲決壞年費
常三千餘萬昱乃上作方梁石洫水常饒足溉田倍

多人以殷富十七年代王敏爲司徒賜錢帛什器惟
帳除子得爲郎建初元年大旱穀貴肅宗召昱問曰
旱旣太甚將何以消復災青對曰臣聞聖人理國三
年有成今陛下始踐天位刑政未著如有失得何能
致異但臣前在汝南典理楚事繫者千餘人恐未能
盡當其罪先帝詔言大獄一起寃者過半又諸徙者
骨肉離分孤鬼不祀一人呼嗟王政爲虧宜一切還
諸徙家屬蠲除禁錮與滅繼絕死生獲所如此和氣
可致帝納其言四年代牟融爲太尉六年薨年七十
餘子德修志節有名稱累官爲南陽太守時歲多荒

災唯南陽豐穰吏人愛悅號爲神父時郡學久廢德
乃修起橫舍備俎豆黼冕行禮奏樂又尊饗國老宴
會諸儒百姓觀者莫不勸服在職九年徵拜大司農
卒于官子昂字叔雅有孝義節行初德被病數年昂
俯伏左右衣不緩帶及處喪毀瘠三年抱負乃行服
闋遂潛于墓次不關時務舉孝廉辟公府連徵不至
卒于家

郅暉字君章汝南西平人也年十二失母居喪過禮
及長理韓詩嚴氏春秋明天文曆數王莽時寇賊羣
發暉乃仰占玄象歎謂友人曰方今鎮歲熒惑並在

漢分翼軫之域去而復來漢必再受命福歸有德如
有順天發策者必成大功時左隊大夫逯並素好士
暉說之曰當今上天垂象智者以昌愚者以亡昔伊
尹自鬻輔商立功全人暉竊不遜敢希伊尹之蹤應
天人之變明府儻不疑逆俾成天德並竒之使署爲
吏暉不謁曰昔文王拔呂尚於渭濱高宗禮傳說於
巖築桓公取管仲於射鉤故能立弘烈就元勲未聞
師相仲父而可爲吏位也非闕天者不可與圖遠君
不授驥以重任驥亦俛首裹足而去耳遂不受署西
至長安乃上書王莽曰臣聞天地重其人惜其物故

運機衡垂日月含元包一甄陶品類顯表紀世圖錄
豫設漢歷久長孔爲赤制不使愚惑殘人亂時智者
順以成德愚者逆以取害神器有命不可虛獲上天
垂戒欲悟陛下令就臣位轉禍爲福劉氏享天未命
陛下順節盛衰取之以天還之以天可謂知命矣若
不早圖是不免於竊位也且堯舜不以天顯自與故
禪天下陛下何貪非天顯以自累也天爲陛下嚴父
臣爲陛下孝子父教不敢廢子諫不可拒惟陛下留
神莽大怒卽收繫詔獄劾以大逆猶以惲據經識難
卽害之使黃門近臣脅惲令自告狂病恍惚不覺所

言惲乃瞋目詈曰所陳皆天文聖意非狂人所能造
遂繫須冬會赦得出乃與同郡鄭敬南遁蒼梧建武
三年又至廬江因遇積弩將軍傅俊東徇揚州俊素
聞惲名乃禮請之上爲將兵長史授以軍政惲乃誓
衆曰無掩人不備窮人於危不得斷人支體裸人形
骸放淫婦女俊軍士猶發冢陳尸掠奪百姓惲諫俊
曰昔文王不忍露白骨武王不以天下易一人之命
故能獲天地之應尅商如林之旅將軍如何不師法
文王而犯逆天地之禁多傷人害物虐及枯尸取罪
神明今不謝天改政無以全命願將軍親率士卒收

傷葬死哭所殘暴以明非將軍本意也從之百姓悅服所向皆下七年俊還京師而上論之惲耻以軍功取位遂辭歸鄉里縣令卑身崇禮請以爲門下掾惲友人董子張者父先爲鄉人所害及子張病將終惲往候之子張垂歿視惲歔歔不能言惲曰吾知子不悲天命而痛讎不復也子在吾憂而不手子亡吾手而不憂也子張但目擊而已惲卽起將客遮仇人取其頭以示子張子張見而氣絕惲因而詣縣以狀自首令應之遲惲曰爲友報讎吏之私也奉法不阿君之義也虧君以生非臣節也趨出就獄令跣而追惲

不及遂自至獄令拔刀自向以要惲曰子不從我出敢以死明心惲得此乃出因病去久之太守歐陽欵請爲功曹汝南舊俗十月享會百里內縣皆齋牛酒到府讌飲時臨享禮訖欵教曰西都督郵繇延天資忠貞稟性公方摧破姦凶不嚴而理今與衆儒共論延功顯之于朝太守敢嘉厥休牛酒養德主簿讀書教戶曹引延受賜惲於下坐愀然前曰司正舉觥以君之罪告謝於天按延資性貪邪外方內員朋黨構姦罔上害人所在荒亂怨慝並作明府以惡爲善股肱以直從曲此旣無君又復無臣惲敢再拜奉觥欵

色慙動不知所言門下掾鄭敬進曰君明臣直功曹
言切明府德也可無受觥哉歛意少解曰實歛罪也
敬奉觥惲乃免冠謝曰昔虞舜輔堯四罪咸服讒言
弗庸孔任不行故能作股肱帝用有歌惲不忠孔任
是昭豺虎從政旣陷誹謗又露所言罪莫重焉請收
惲延以明好惡歛曰是重吾過也遂不讌而罷惲歸
府稱病延亦自退鄭敬素與惲厚見其言忤歛乃相
招去曰子廷爭繇延君猶不納延今雖去其執必還
直心無諱誠三代之道然道不同者不相爲謀吾不
能忍見子有不容君之危盍去之乎惲曰孟軻以彊

其君之所不能爲忠量其君之所不能爲賊惲業已
彊之矣障君於朝旣有其直而不死職罪也延退而
惲又去不可敬乃獨隱於弋陽山中居數月歛果復
召延惲於是乃去從敬止漁釣自娛留數十日惲志
在從政旣乃喟然而歎謂敬曰天生俊士以爲人也
鳥獸不可與同羣子從我爲伊呂乎將爲巢許乎而
父老堯舜也敬曰吾足矣初從生步重華於南野謂
來歸爲松子今幸得全軀樹類還奉墳墓盡問學道
雖不從政施之有政是亦爲政也吾年耄矣安得從
子子勉正性命勿勞神以害生惲於是告别而去敬

後漢書 傳 卷五十九
字次都清志高世光武連徵不到暉遂客居江夏教授郡舉孝廉爲上東城門候帝常出獵車駕夜還暉拒關不開帝令從者見面於門間暉曰火明遼遠遂不受詔帝乃廻從東中門入明日暉上書諫曰昔文王不敢槃于游田以萬人爲憂而陛下遠獵山林夜以繼晷其如社稷宗廟何暴虎馮河未至之戒誠小臣所竊憂也書奏賜布百匹貶東中門候爲參封尉後令暉授皇太子韓詩侍講殿中及郭皇后廢暉乃言於帝曰臣聞夫婦之好父不能得之於子况臣能得之於君乎是臣所不敢言雖然願陛下念其可否

之計無令天下有議社稷而已帝曰暉善恕已量主知我必不有所左右而輕天下也后旣廢而太子意不自安暉乃說太子曰父處疑位上違孝道下近危殆昔高宗明君吉甫賢臣及有繼介放逐孝子春秋之義母以子貴太子宜因左右及諸皇子引愆退身奉養母氏以明聖教不背所生太子從之帝竟聽許暉再遷長沙太守先是長沙有孝子古初遭父喪素葬鄰人失火初匍匐柩上以身扞火火爲之滅暉甄異之以爲首舉後坐事左轉芒長又免歸避地教授著書八篇以病卒子壽

壽字伯孝善文章以廉能稱舉孝廉稍遷冀州刺史時冀部屬郡多封諸王賓客放縱類不檢節壽案察之無所容貸乃使部從事專住王國又徙督郵舍王宮外動靜失得即時騎驛言上奏王罪及劾傳相於是藩國畏懼並為遵節視事三年冀土肅清三遷尚書令朝廷每有疑議常獨進見肅宗奇其智策擢為京兆尹郡多強豪姦暴不禁三輔素聞壽在冀州皆懷震竦各相檢勅莫敢干犯壽雖威嚴而推誠下吏皆願効死莫有欺者以公事免復徵為尚書僕射是時大將軍竇憲以外戚之寵威傾天下憲嘗使門生

齋書詣壽有所請託壽即送詔獄前後上書陳憲驕恣引王莽以誠國家是時憲征匈奴海內供其役費而憲及其弟篤景並起第宅驕奢非法百姓苦之壽以府藏空虛軍旅未休遂因朝會譏刺憲等厲音正色辭旨甚切憲怒陷壽以買公田誹謗下吏當誅侍御史何敞上疏理之曰臣聞聖王闢四門開四聰延直言之路下不諱之詔立敢諫之旗聽歌謠於路爭臣七人以自鑒照考知政理違失人心輒改更之故天人並應傳福無窮臣伏見尚書僕射郵壽坐於臺上與諸尚書論擊匈奴言議過差及上書請買公田

遂繫獄考劾大不敬臣愚以爲壽機密近臣匡救爲
職若懷默不言其罪當誅今壽違衆正議以安宗廟
豈其私邪又臺閣平事分爭可否雖唐虞之隆三代
之盛猶謂諤諤以昌不以誹謗爲罪請買公田人情
細過可裁隱忍壽若被誅臣恐天下以爲國家橫罪
忠直賊傷和氣忤逆陰陽臣所以敢犯嚴威不避夷
滅觸死瞽言非爲壽也忠臣盡節以死爲歸臣雖不
知壽度其甘心安之誠不欲聖朝行誹謗之誅以傷
塞晏之化杜塞忠直垂譏無窮臣敞謬豫機密言所
不宜罪名明白當填牢獄先壽僵仆萬死有餘書奏

壽得減死論徙合浦未行自殺家屬得歸鄉里

贊曰鮑永沉吟晚乃歸正志達義全先號後慶申屠
對策邳惲上書有道雖直無道不愚

後漢書卷第五十九



